雲養集 十三四

雲養集第十三卷篇數

書牘 十九
書後 二十二
墓誌 墓碣 神道碑銘 並六

第十四卷篇數

行狀 家狀 行錄 並六
諡狀 一
遺事 七
祭文 十九

雲養集卷之十三

清風金允植洵卿 著
東萊鄭喬秀伯河 校正
檜山黃炳郁進文 編輯

書牘下 共二十四 錄十九

答申泖陵書

朱墨倥偬之中每荷先施之寵翰老人精力不能及此亶由知舊鍾情根於心肺不待勉强而爲之者也誠可感歎胤君大闡賀已晩矣弟於世慶吊都闕不敢以人事自處想蒙恕諒矣然吾兄之低首蔭途出於不獲已也老驥伏櫪尚有騰踏天衢之想今焉讓頭於少年能不憤愧乎近與石雲兮居論此事閧堂大笑想此時耳根好痒矣

書發在餞春日今將餞夏矣更請篆體安旺兩澤頻洽果符岐麥之占否區區爲頌弟依舊一枯禪與芳居石雲約以間一月來會輒信宿而散依然有昔日日下徵逐之風窮途樂事無踰於此家豚闒弟之衰老久羇窮無省視僦寺前一屋擬携眷來往情理則似然而聚眷之樂添累之苦苦樂計當相半耳昨得韋堂書又有與弟夢會之事弟雖匏繫一方其神則無所不往不知氷心堂上（洌陵時任靈山氷心堂靈山聽政之所也）太守威儀何如亦將一徃討飲官酒泠然御風而返豈不快哉好笑好笑瓊章信筆寫來畫出弟之近狀可謂筆下有神次胡奉呈不足供一粲也

答李韋堂書

海濱長夏溽暑困人方昏昏欲睡之際有人來致京信開椷遍閱內

有感翰一幅如披沙見金睡意頓清藉審此時經體貞穆闔署均慶仰慰何極想麗公不入城市久矣樓遲衡門老不改樂引領北望戀德深渥今年雨暘均適峽農頗有秋成之望否吾儕垂老志氣摧頹惟日喫兩盂飯則無他營為推此可驗大同之常情始知憂國願年豐為溇歷世故之言也弟一縷殘喘優貸於　恩波之中至今視息猶存家脉以乃父衰老不可曠側儆得寺前一草屋擬率眷來往朝夕省視京鄉知舊多勸之者弟亦不便禁止聽其所為然貧家事力難於致身延拖至今遂值炎潦計當於凉生後來聚矣雖暫來聚亦非久計十口棲屑無安頓之處萍糉身世自顧可歎來示夢會一事又續幽蘭舊緣誠非偶然爾但戀主催老一語是何等精忠如弟負罪見逐之人尚可開口作此語耶乃知入夢之人非真雲養好呵好

呵韋堂書云夢與公相晤公戚然曰吾戀主催老向來別幅爲令郎事仰勉極知迫阨如使干進慕勢之人見之必唾之而不顧乃蒙犂然印可五載無官恬乎不以爲意非徒見處自高宇量甚弘令郎定是遠到之器階庭寶樹敢不爲高門賀也迨此閒暇須用力於學問浸淫灌漑而培養之則將來需用詎可量耶瓊什奉和土缶之音不足以賡雲門耳揮汗潦草不備

與徐敬夫別紙

月初家兒自京還言聞逢花洞尹主事以爲癸未年間弟短其叔丈藕於湖南繡衣丈藕以此頗見困於繡衣後繡衣覺其非以弟書出示丈藕丈藕於是乎知弟之所爲心懷慨然爲其子侄安可釋憾噫此何言也往日之我非今日之我乎今日胷中都無嫌芥於丈藕何

以當日有此陰傷之舉也弟雖百無一能性本柔懦善於恕人其君子乎雖於我微有不平何可較也其非君子乎又何必深責以此立朝十餘年有公嫌而無私憾此兄之所稔知也況於文藕乎況於陰嗾乎往日或見時宰托方伯繡衣以其愛憎褒貶守令弟常深惡之今乃以時宰自處而爲此平日深惡之事乎湖繡之出也自謂秉公徑情直行舉措輕快弟實不敢有囑苟有所囑不能救切姻之長興（尹承旨元克以長興事被劾於繡衣）乃搆無罪之順天乎且湖繡雖曰無情斷無以弟之不美之書露示文藕之理此言何爲而至哉尹主事必有承其阮文之教文藕必有所見之書跡皆非謬言者也此豈非難明之事乎弟在順天時鄉儒有李秉庸梁顯默好事者也爲言邑志之刊已百餘年請追此續刊弟頗喜此等事樂聞而許之及遞歸後聞其鳩財

之際事多挾雜又已經勘於丈藕弟聞之不勝惋歎悔之何及苟以古法繩之罪在於我尚何梁李之足云使我當丈藕之地嚴治梁李斷不可已何敢以此挾一毫怨丈藕之心乎弟雖極不肖猶不至於是矣既而湖繡出梁李二人懼以前事重被繡勘千里專人乞得一誦弟固念其所爲而窮途乞哀亦復可憐爲其一時任使之情作書與之益出於塞請而已其書辭久已忘之然必云梁李不爲無罪本邑鄉風傾軋太甚見人小疵增衍數益一以擠陷爲務不可盡信且聞已經重勘于本官云乞加斗護幸免重勘之意也大畧必不出于此弟方不暇於自護其短何暇短丈藕乎繡衣與丈藕合席之時出示弟書云者必此書也丈藕之意必以爲梁李某所愛護而我曾嚴治其必有憾而托于繡衣前日繡衣之無端尋事者無乃以此耶以

意度意轉輾滚入遂以我爲挾私陰嫉之人嗚呼豈不寃哉弟與丈藕臭味雖同過從甚少惜乎其不知我也昔在稷下師門弟以先輩耆德事丈藕後與先阮府絅堂公會晤話到三分其一分則及於丈藕弟於丈藕嚮往有素矣若丈藕之於弟則晚交而稀見故其相知之道容有未盡何以言之弟與丈藕雖云晚交稀見非一時市交之比朋友之道直截而不匿怨當湖繡之出示弟書也若使絅堂公當之必馳書責我有則欽服無則自明開其自新之路滌其胷中之芥今不然而泯默不露置之黙黙之中經歷八九年使我矇然不知有此事此以市交待我也以不可近待我也弟安得無憾於丈藕乎弟於絅堂公心誠好之故凡絅堂公所好之人無論知與不知弟亦無不好之此心至今不變何獨於丈藕而陰售其残忍薄行無恥之事

他日何以見絅堂於地下乎交承間不相得每出於臭味不同聲氣不接之地弟與丈藕臭味果不同乎聲氣果不接乎此言何爲而至哉雖然向日諸公皆不在參證路絕今無可言弟亦非久住之物衆臺之下當與絅藕兩公鼎坐論辨一笑而破惑也

答沈鍾山英慶同敦書

鍾山丈丈大人執事春間介印嵋亭呈覽鄙藁乞評即蒙奬借過實嚜不敢當兼示大作秋懷等諸篇如獲拱璧附陳忻謝之忱八月望間紫泉老人袖傳四月出下函猶娓娓於鄙藁眞若有可取者捧讀數四愧慰交集伏惟丈丈大人望尊三達名重一鄉得其一言之褒寵踰華衮今以巴渝之音猥許登歌之列使後生少年輩見之得無認眞而迷於趨向乎昔唐宋人士謁先進大人必以詩文爲贄此皆

自鬻而有求者也如累生者罪負如山頭顱已判無所可鬻亦無可求徒以放逐荒濱歲月既多習靜空山萬念都灰惟文墨舊習未能盡遣每興懷所到率然有作陳腐荒穢不直一文見之者皆唾而不顧四望躑躅無可鬻之處乃今得一鬻於丈丈矣窮途垂死之人得有海內一人知己尚云無憾況見知於先生長者豈不爲暮年光華乎去月令抱進士兄弟聯騎過訪瑤林琪樹照耀席上久之猶未能忘也累生秋冬來疾病纏綿稽謝至此不勝主臣尚祈歲時之交嚮用多福眉壽無有害不備

答黃紫泉鍾教書 壬辰

向呈風水說固知見斥於足下而足下之說若有根有据合於理義何敢不舍己而從之乎細閱來諭皆近世葬師之常談不足以開惑

牖迷安得不恣恣而復爲之說乎夫灤水之說爲後世遷墓之證然水齧露柩不得已遷之也今之遷墓者亦有此患而然乎且其說不見於經典何足爲据至於孔子硎山之說見於何書是尤荒誕不可道者也凡不載於十三經者雖托聖人賢人而爲之說學者不敢尊信不然則漢世緯學莊列寓言動引孔子之言皆可信之乎程子五害之說是至當之論也始葬之時固宜審慎如此僕之議何嘗以五害爲不當避哉朱子山陵議出於臣子爲國深誠然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朱子亦豈料後日風水之弊至於此極哉夫風水之說始於中國然其弊至於我國今日而尤甚若朱子在我國今日而親見其弊則必有防範之道又豈肯推波助瀾勸人遷墓乎三才地理之解足下亦云非禍福之所係又何以云有萬一之効也來諭以爲若不拘

泥於禍福必有不葬其親者此何過慮也上古蓋有不葬其親者有聖人者出教之以棺槨衣衾葬埋之禮自是以來歷五帝三王春秋戰國秦漢之世未聞更有棄親於溝壑者當時未有風水之說不待動於禍福而葬之明矣田單之守即墨也反間於燕將發掘齊人之墓城中人莫不忿恨此豈係於禍福之故耶苟知發掘之爲可恨則必不至於棄之溝壑矣人子情理古今無異何其厚誣一世也如或有悖子惡孫不葬其親者爲官者當按法治之刑法之設正爲此等人也何至以風水疑晦之說誘之先王教民之道不如是苟且也來諭云今之時禁葬尤甚貧窮孤孑之人有欲死無地之歎此誠然矣獨不思其致此之由乎今之禁葬者皆出於吉凶拘忌若打破此惑無非可葬何患貧人之無死地乎僕之所云墓而不墳又曰易墓非

古也又曰古不修墓此皆聖賢之言檀弓所載也不敢朔為無稽之談其既葬而又以墳墓為事者考之經典聖賢之訓雖片言隻字不可得其彷彿將使僕何據而信之哉有一可疑處周禮墓大夫掌墓訟云云禮記王制墓地不請集說墓地有族葬之序人不得而請求已亦不得以擅與故爭墓地者墓大夫聽其訟焉似與今之山訟畧同然此必其族山見侵則訟之非由吉凶拘忌而相禁也夫修墓拜墓雖非古法自漢以來二千餘年以此成俗雖聖人復起亦必行之何者非大悖於理大害於義者雖聖人不能違俗修墓拜墓非大悖大害則何可不從俗乎僕所為風水說專為近世以禍福遷墓以利害相奪之弊此實有大悖大害其源出於後世重墓之風故溯其源而論之如此耳豈以我為眞不修墓拜墓者乎且來諭云恐此文一出風俗遂變舉將歸咎於僕此又過慮也以足下之明

達好古尚不信僕言況舉世之人終身沉惑其肯以僕一言釋然開悟乎萬萬無此理也僕之爲此者非欲悟世也姑朗然一讀以快吾心而已使外人之言後世之論皆歸於僕如足下所云雖逢衆誚亦所甘心使千百世之下知今日亦有不惑於風水者其榮亦大矣復何望焉昔呂才敘陰陽雜書辯其誣罔當時術士皆惡之惟有識者韙其言不審足下以術士自處乎欲爲有識者乎明者於此必有所擇焉辭拙不知裁紙增愧懼不宣

與金善山鳳洙書

積雪中候音久阻可勝耿仰伏惟臘沍靜養體韻何似胤君聞已反面否區區爲溯愈兮居事聞之否此友何遽至斯昨見訃書尚驚疑如夢中此友氣質素堅剛加以善自保嗇常以耄期期之豈意未到

七旬而作泉下人吾輩更何可信念其身後事又茫然無畔岸爲之柰何小春摻別雖無後會之定期計當於春初一會故方屈指苦待忽有此夢外之事此生更不可得見豈不悲哉回憶五六年追隨之緣此誠暮年樂事殊鄉之不易得者也自今春秋佳日幸無疾病憂擾則惟吾兩老可以相對然把臂之歡哄堂之笑便覺少一古人所謂追尋笑續皆成悲端者眞鍾情割腸語也歲暮索居百感蝟集忽得此報實然若丧我徘徊空房無可攄衷故走伻函告爲一般此情以書相吊耳噫世事固如此尚何營爲之有哉統希照察不備

答金後夢侍郎鶴鎭書

後夢仁兄執事不見吾兄手書久矣陶潛停雲詩曰豈無他人念子寔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弟每讀至此未嘗不三復詠歎因念弟平

生所結識者多矣其垂問於窮途者不可人人望之然獨不能無恨於吾兄也頃奉惠函纚纚數十行諄切篤摯積年阻懷一朝氷釋如英布之就舍又不覺大喜過望也籍審起居多福勛猷茂著引企之餘曷任欣慰弟禦魅南沿七年于茲矣今蒙歸死桑梓之命自古竄謫嶺海者多終身而不得返如弟之遭遇豈非幸哉但蒲柳之質屢歷風霜又不慣內浦水土數年以來髮禿形瘁不類人狀見者以為固然今承示以髭髮種種責之無乃過情之誚歟夫賢人君子處窮通之際一切委之於命其在我者固自如也故不失其為樂而形神自旺弟亦非不知命之不可奈何道義之可樂誠敬之可貴而終無一點實得可以依靠故輒為外物所奪一任熏爍安得不日就衰耗乎弟在外日久不聞朝廷之事所著私議不過是野人閒談未嘗出

示於人不知從何而得塵清覽殊可愧悚來諭所云格君一事誠為萬化之原然傳不云乎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喩諸人者未之有也弟於身心之工尚自迷方乃欲侈談格君其誰信之若隨事隨端而陳善閉邪乃輔導啓沃者之任非野人之所可擬也竊謂格君之道非可以空言施之也當擇賢師傅傳之以德義訓之以經典使其大者先立然後愼簡左右之人因其善端之發而開導之察其非心之萌而消折之聖德日就自躋光明之域故得於觀感者為上因事警省者為次今於無事之時立談之頃掇拾前言支離飣餖以勉君德以勉聖學凡進言者莫不以此為篇首原原本本粲然可觀然世主見之以為文具而不之省何有於君德哉夫其事要者其言必簡堯舜禹之相授也其要不過精一數句而已傅說之告高宗也其要不過

典學數句而已其他皆論為政之道也孟子說齊梁之君其屢言而不止者卽修王政制民產之事也今則反是以精一至要之事作茶飯說話遂成文具至修政保民多言之而不為病者以為事功而畧之使人主覽之造次無下手之處得無失其繁簡之宜乎求諭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此孟子所以濈得格君之道也夫三見而不言非徒為攻其邪心欲得其可言之端而重其發也及夫宣王問桓文之事又有易牛一事因其善端而反覆開譬誘以納諸王政之中苟行王政則於君德乎何有當是時齊王之茅塞幾乎開矣至有請試之語若使後之君子見齊王必不待言端而先發格君之說縱談天人之際性命之原繳繞蔓延盡其所學而後已不待畢說而齊王已不勝呵欠矣何暇及於修政保民之事哉此中庸所謂道之不明不行

由於賢智過之之弊也吾兄以爲何如弟之鹵莽之見本自如此往日每與兄論議時有少歧正在於此等處然其大體則未嘗不同而兄之視我若朱子之於陳同甫弟亦受以爲過不敢較也弟既老且廢未死之前恐未得合席一討偶因修覆靦縷至此想發書之日撚髯一笑曰狂奴故態猶存餘萬不盡統希亮察

與袁慰庭觀察書

前奉蕪覆計已邀覽續聞近奉朝旨陞補浙江溫處道缺八月中可內渡美赴新任不任欣賀竊念閣下以盛壯之年抱有爲之才匏繫我邦十有二年恒所悶惜今乃飛騰雲衢展驥有日絕塵歷塊萬里一瞬忝在知舊豈勝柏悅之忱閣下向不以弟之不肖而棄之辱與爲交屢賜提誨弟亦心誠悅服自以爲平生知己海內無二粵自壬

甲以來未嘗一日相離患難甘苦靡不與同及夫丁亥南遷七載之間音容並阻實非所堪然室邇人遐再晤有期以是自慰於心今聞此報惘然無復悰緒矣閣下遠去弟又老廢此生此世詎有再見之日耶閣下此去惜別之心舉國同情而未有若弟之深且切者也異日幸得不死又得往來無礙雖萬里之遠竊欲躡屩往從一覩尊顏爲快縱使乞食於路顛仆於途亦所不辭但未知天公湊緣如何能使我畢此志願否乎閣下才猷德望必爲當世之用願努力擔任以維持大局爲念若中國又安敝邦受其福庇悠悠人言又何足道也閣下深達此義諒不待弟勉也伏惟此時太碩人氣力康旺賢姪昆季好否鸞停鵠峙森然在目而未得一見殊可悵恨計啓旆尚在數月之後然屆時恐難得便故茲佈一函非書可盡都在神會惟願爲

國自愛順請勛安不備

再者近日偶檢箱篋得往日奉呈閣下詩數首蓋緣彼時蒼黃潦草不須呈醜而藏之也今當遠別可忍終隱玆以拙手書呈眼昏筆荒不堪塵眼聊以證昔日鴻雪之緣耳

與宣撫使魚一齋別紙

向日東黨事亦一時運攸關耶何其聚衆之易且多也觀其所爲乃無才之張角無能之妙清不足爲者然向使朝廷不乘機早圖迨其凶謀之未定惡業之未造怵之以兵威諭之以恩言開示生路登時消散則事久變生其蔓延之害未可量也台兄此行默運良籌先事弭亂其功賢於百萬之師察近日物情方其妖氛之日熾也人無不畏之太過及其一言解散也又莫不易之太甚見台事之有成口雖

稱好心多不悅又安知無陰排而顯斥者乎功名之際自古難處不可不慎也若鳳藻之疏事非當局以一時迂見為守經之論不必深較也竊謂大服人心莫如信之一字向於宣諭之後宜自朝廷即發一令既往勿問嗣後如有以符呪邪術扇惑民間者殺之無赦令下後限幾日月復有犯禁者捕治如法豈不光明正大乎今乃一邊開誘以好生之德一邊行會以捕殺黨魁彼安肯心服乎僬僥弊舌而竟歸食言其何以行令乎未知其間事狀如何黨魁已就捕否此係廟筭非野人之所可與知而事體則顧不然乎所謂東黨皆狐鼠相聚專靠符讖幸無一箇傑出之才不足深憂然所可憂者方今民心渙散從亂如水朝廷無固係之信所在貪汙長吏又從而敺而納之以此言之未可以已散而釋慮也惟激濁揚清興利除弊為挽回民

心之大關捩而台兄既無其權徒以口舌彌縫雖僅取辦目前豈足爲善後之道乎閒居無事時潑漆憂適有信便略攄衷抱一覽付丙如何

與朴温齋瑄壽尚書書

客秋一拜未足慰十年之阻而瞑色催人告别太怱未暇詳撰起居然仰察酬酢之際神氣如昔私心欣幸何可勝道轉眄之間秋冬已過伏惟新正台體節茂對康旺覃署均慶定符臆頌允流落荒濱八年于茲賤齒居然爲平頭六十矣挈眷歸里恐無其日代馬越鳥之意何時不關切于中也先伯氏瓛齋先生家狀盥薇莊誦怳然如復在春風之座不覺繼之以感欷矣竊念先生忠孝大節博約真工紆謨遠猷雖在三百年前亦當爲一代偉人何令之世不知尊慕豈爲

親見之子雲歟抑是非不明歟賴閣下以同胞知己收拾遺事而發揮之說制度則典雅而精密敘事則縈曲而不厭並述其師友姻戚之賢者夾敘小傳俾得不朽其體裁整潔贍顯潑得孟堅之髓此為足徵之博史而先生志事可以著明於後世何幸如之雖然先生即古之所謂大人也一生出處猷為不隨人低昂惟義與比故其晚節愈白若今此狀德之文猶有未可盡其底蘊者此勢之然也惜哉一本移謄原本不敢久留適有歸川人回便裹好瓶上幸查納為荷可疑數處妄籤紙頭並望鑒校而取舍之春風多厲餐衛宜加重不備

答徐鳳卿書

向聞並任之報喜而不寐夫師傅一官即讀書者分內之職也此非我求童蒙寔公論所與座下發軔之初出處已得其正前頭行藏將

無往不正此尤僕之所深喜者也客臘手書摯慰而歲序已換新月又虧比維經祺安勝覃祉吉羊區區爲頌僕年至六旬尚作荒濱羇客懷土之思老去愈切來諭云不敢當師傅之座臨講時欲撤臯比而置之右愚意不然苟欲避師名宜辭其官不宜撤去臯比也夫唐虞之教胄子尚矣至如漢明中主也桓榮章句師耳猶能行尊師之道爲後世之美談王珪爲魏王泰師泰見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處非爲身榮蓋欲以尊師道而成國家之美也今以座下之經明行修猶退然不敢當師席則後來者誰復敢居然則臯比可永廢不設而師傅之職不過爲賓從僚友耳豈 聖主特簡之意哉崇虛讓而廢令典非中道也至私饋非有 上命不敢受高見切當然數年之後師弟情志相熟則容有相周之義此亦不可執一而論之也愚謂非

講讀不宜數接非道理不宜陳說不宜自卑而見輕不宜干囑而取
疑嚴恭謹慎濟之以豈弟則庶乎盡其職而無意外之患矣茲因詢
蕘聲輸愚衷情由時眷庶蒙存録春寒宜珍攝不宣

答李生邦憲書

頃進爐次就覿槪廓之容歸猶耿結戀德深切卽奉惠翰謹審制履
支勝至以爲慰來書纚纚數百言屢復不厭蓋推一日之長以垂問
寡之意如允之空跡何以仰塞雖然義理非講不熟朋友琢磨古之
道也嵩不因盛諭而發其管見是終無就正之日故區區不能自止
焉夫義理隨時隨人卽中庸時中之謂也來諭盡之不可以贊一辭
矣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窮有窮之中達有達之中然
獨善非君子之所欲不得已也其胷中未嘗不具兼善之實有其具

而不用命也非在我也故君子務盡在我而已士雖處蔀屋之下而天下之事無非吾分內之事故出於畎畝版築之中一朝而居阿衡輔相之位沛然而無所碍何者素有所蓄積之久也今高明處人所不堪之憂猶飭躬篤行勉之不怠足跡不出戶庭而揚扢古今通達時宜非有所得而能如是乎夫子以蹈刃辭祿易於中庸中庸之難其可知也又曰擇乎中庸中庸非一定之物其可知也昔有宋南渡之初人心思漢將才兵勇迨此時可以一掃而光復舊物故朱子一生大義在於恢復及歷世而宴安江沱人才銷落自守尚且不給賈似道反竄斥和之義促亡其國我國龍蛇之變君臣播越辱及 二陵此可謂百世必報之讐而事定之後沙溪先生勸修和好義理之不可執一有如是矣我東先儒出處各有所當至遂翁始以不出為

義此亦一時之事也自是便成儒者鐵限垂二百年遵而不改天下豈有印板義理耶此無他廟堂無誠心求賢之意儒者無蘊抱達濟之實故以虛文相縻因循而不敢自異也吾不知先賢之出者爲中乎後賢之不出者爲中乎唯今則習俗已久非有大力量大見識則不可輕出然雖不出而必具出用之實然後可以無愧矣不審高明以爲何如允早孤失學處世而多債誤居家而無拘檢時一思之悔恨無窮如聞有船行君子畏而愛之願爲之下風而不辭焉何敢妄論儒者之出處乎來函既發其端故僭言及此誠以擇中之道惟有本領者可以語之苟無本領何中之可擇想高明可以照恕也

答李海鶴沂主事書 甲辰

海鶴仁契不知面知已執事允一生孤陋交遊未廣不知東國有顏

子而傾蓋無素如魚鳥之相忘近從知舊飽聞大名竊有識荊之願然顧此僻遠荒島疵纇滿身舊識亦皆跡絕況新知乎只有耿耿一念不釋于中不謂朶雲忽自日邊來墜辭旨殷拳有足動人不知老累何以得此於左右也雖然先生誤聽人言期望太過謂吾之真知己則恐未也允雖老悖豈不自知其身分哉趙君月朝着實不謬可謂劉尹知我勝我自知也允之所謂公心僅如芥子比而至如不曉事之病瞋目而不見泰山似此公心適足以自誤而已豈有毫末裨益於世哉況今衰朽摧折芥子公心亦已銷盡無餘所願惟在枕枕死而已復何足道哉來諭唐虞三代有唐虞三代之義理秦漢以下有秦漢以下之義理此金石不刊之論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亦可知也夫以大禹成湯所定之禮

後世猶有所損益況其下者乎又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以此觀之今日之事吾夫子亦已知之矣易曰隨之時義大矣佛家上乘亦在於隨時任運此自然之勢聖人亦莫能違而義理行乎其中非毀方求合趨時喜新之謂也然竊嘗以為唐虞三代之義理至秦漢而大變秦漢以下之義理至今日而大變天道循環無往不復安知不由今而又將復唐虞三代之古耶其兆已先見矣不審高見以為如何不以為河漢否眼昏筆拙潦草欠敬惟願為時自愛不宣

答李郎元契書 乙巳

頃奉手書規戒諄復切至金玉之言敢不珮服向來云云不過新聞上一時風說自起自滅不足準信假使得蒙宥還歸死故山足矣更有何求使此老朽負累之物重加拂拭廁於廟謨之列萬無是理不

必過慮也僕在童年時嘗聞長者之言忠君之道在於保國保國之道在於安民無民則無國忠安所施是以古今論治道者莫不以民事爲重君臣以是而合國家以是而立舍此而言忠者未之有也僕常服膺斯言耿耿在心竊觀今之君子忠國而忘民舉而委之於溝壑之中又從以芟夷雉兎之竟乃自伐自毁以啓他人之侮全失國權而受奴隷之辱此擧國之人所共痛恨者也不然則以爲非我所知而民國兩忘此亦未爲中道夫君者君也父也民者兄弟也朋友也若兩忘之則是於五倫之中去其四者豈其可也不幾於潔其身而亂大倫者乎雖然傳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夫獲乎上則有命存焉豈易言哉向使僕工於涉世承迎苟合避險而趨易一身之安富尊榮未必在於今日諸君子之後矣僕之平生出處君所稔

知一資一級未嘗有求而得之者亦未有苟且圖免者求而得之不免貪榮冒進之譏苟且圖免亦有謀身釣名之嫌斯二者僕之所深恥也夫在平安無事之時爲官者或避賢讓能或引年告病奉身而退者謂之恬退或見幾而作或戒盈而休者謂之明哲今當艱危顚沛之際貪惜餘生逡巡避事自附於恬退明哲之道孰肯信之哉昔百里奚不忍飢寒之困違蹇叔之戒而仕於虞竟取媵僕飯牛之辱此賢人之不幸也君子猶有厚恕焉今君之飢困甚於里奚而不赴科舉不應辟召始終不染超然無累僕始以爲太過由今觀之可謂完人雖梁伯鸞之高潔郭有道之先見何以加諸如僕者旣已策名朝籍矣旣已忝居大官矣雖萬被竄逐義不可自同逸民苟在其位當夷險向前抑其不濟亦命也安敢竊取高士之義以掩時人之耳

目也然今大勢已去死期又迫此志無暴白之日而終歸畫餅知我者可以哀之而愛我者可以釋慮也昔子產鑄刑書叔向貽書切責之子產復書謝曰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夫以子產之明達達良友之箴而不能改過者亦必有見矣僕於君之言亦云

僕平生知舊零謝殆盡垂死窮島何處得聞一言之規乎便中忽奉手滋遠患良箴展讀欣幸如獲拱璧置之案頭挑燈細閱百回不厭可謂白頭如新矣猶爲此區區中白者非欲故相違也聊欲因此而一攄胸中之蘊而已望須一閱後勿掛第二眼深弆篋中以俟他日爲令嗣者出而示之使知渠外翁之出處存心大畧如此好呵好呵

與伊藤博文書 丁未

敬啓者向日船頭拜餞尚切瞻悵之懷頃於郵便憑審貴駕穩涉風濤已着東京勞撼之餘氣力康旺慰喜奚似又聞我 鶴御所過人民歡迎之盛 皇室禮遇之隆曠前絶後光輝赫熻遐聆之下曷任欣聳且感之至尚記拜別時贈言吾在韓國人中最爲有愛國之誠其言可質神明可破羣蒙鄙等銘在肺腑不敢須臾忘也惟願閣下益念擔負之重啓迪我 儲君俾睿學日新 宗社有賴以副區區加額之望焉書不盡意惟祈新年萬福眉壽健康諸維崇照不具

與末松謙澄書

拜別尊顏倏已十有四年矣每從東來便信伏聞閣下勳猷茂著譽望日隆欣慰莫名允風波餘生僅保視息而幸際邦命維新之會獲覩我 鶴御遊學之盛舉伊藤公爵旣慨然自任以師傅之重又聞

閣下擔任教導之責左提右挈熏陶德性何憂睿學之不成就乎感激欣幸便有少須臾無死之心也竊念帝王之學不在於尋章摘句又不在於博覽強記惟濬明爲國之大體以民爲重如覆幬之無私而已此在師保蚤諭之功擧國臣民所以顒望於閣下者也惟閣下諒之此祝新年鴻禧統希亮照不宣

與鮎貝槐園房之進書

鮎貝槐園仁兄足下僕與內地人交遊多矣其人大抵皆重名譽尚氣義慷慨善談論勇於進取輕生忘死有古燕趙之風焉惟足下沈靜寡言笑意致濬遠忠厚與人不形于色僕心誠愛好久而敬之僕亦不自知爲何故也夫氣類性情之感不以方域限之況僕與足下俱是東亞人地非燕越政同魯衛山川之融結氣脈相通舟車之往

來風俗相混吾輩生於其間而苟存彼我之見豈非河伯所以見笑於大方乎僕知足下胸中自有此等見識非硜硜者之所可窺測也乙未年間僕在外署與足下議建乙未義塾于中央將以倣設于各都市廣布教育之制而足下實主其事雖草刱未幾因亂旋廢然我邦學校之興實源于此足下之功曷可少之哉迨丙申夏秋僕在患難之中足下周旋夷險不憚勞苦此誼不可忘也嗣後飄零海曲十數年雖聲聞不及點犀相照今得生還故里同在一城之內陶徵士所云南村素心人樂與數晨夕者正謂吾輩今日地也暮境樂事無過於此而僕又老病不能出門嗟乎人事之參差有如是夫朝起拓囱望南山秀色入雲蒼翠鬱鬱悠然有伊人宛在之想援筆作書聊攄起居書不盡言都在默會不宣

又

向呈書畫數幅並蒙品評如淄澠之別眞贋莫逃甚幸甚幸玆又呈古畫一幀似非近代人所作未知高見以爲如何初無款識之可考豈作者恥於自衒而故沒其名歟鮮處古亦多藏書之家自百年以來國瘁民貧艱於謀食所有書籍賤售於人流出於他境者甚多而所存無幾雖有好古之人文獻不足徵亦可以觀時變也

答日戶勝郎書 庚戌

頃承寵翰知暑中起居安適至以爲慰滿紙誨諭披肝露膽爲我謀忠諄復懇摯欲使昧者警省懦夫奮發奉讀之餘感愧交深敝邦古昔盛時主明臣良百姓安堵但昇平日久文恬武嬉可改而不之改可革而不之革因循舊章遂成腐敗之治加以百年以來貪汙成習

賞罰無章民在水火之中睊睊胥讒舊時歷俗百無一存物極必反理之常也貴國念隣好之誼不辭勞苦代爲整理於是更張百度日不暇給舉數十年文明制度一朝加之於蒙昧之鄉百姓不知所從怨讟朋興此非法之不善也求治太急矯枉過正之故也今承乏下明問僕年耄識淺不知所對茍欲盡復舊政乎曰下民心雖暫慰悅因循腐敗之政何可復施於今日也抑欲以强制力行新法乎舊瘼雖祛未見新政之效民生困瘁遑遑若不保朝夕此正新舊變通之際弛張極艱之會也夫爲治之道惟在於擇牧守明賞罰制田產薄賦歛興學校獎實業簡法令省刑獄此數者古今不易之道也然皆屬陳腐之談徒言何益竊聞夫廈非一木之可支嵩山非拳石之可成不採輿論而能致治者未之有也以若未開之國議院之設不可

遠議然貴國既以憲法政治先倡於東洋以其已試之績方施之於敝邦安有立憲之治而無議院以輔之者乎十室雖小必有忠信之人衆氓蚩蚩猶有一得之見抄選各郡文學端正之士咸聚京城延貴國之高明代議士數之以議員規則年例開會使之議事與貴國議會聲氣聯絡則是人於謀國交鄰之事縱未嫺熟至於地方利害民間疾苦皆能目擊而口述者也如此則政教易布於四方民隱可達於廟堂公議漸得恢張民情自然大服矣將爲後日議院之基礎以輔立憲之治不亦善乎僕素懷此志但時機未至未便吐露今因明問而偶及之不以迂闊而見笑也否眼昏手澀揮汗只此諸維情照不宣

書後 共三十三首
錄二十二首

書宋名臣言行錄鈔後 丁巳

右鈔宋名臣言行錄合二百三十七人美哉有宋所以三百年維持者豈非此耶然余觀宋人之有一善一惡北人必知而稱之遇賢智勇雄之士則必斂袵退避宋人以爲榮而誇詡之殊未聞北人之有一善一惡宋人亦必知而稱之遇賢智雄勇之士則亦必斂袵而退避此非爲夷狄而不齒也蓋偵探不如彼料敵不如彼名有餘而實不足也安得不下穹廬之拜而輸金繒之幣哉嗚呼惜哉命矣夫

書陶陶軒公詩集後 己未

先植早孤失學未諳家庭之事嘗從門中長老得聞一二我曾大父陶陶軒公賦性清高絕俗表裏如一孝友篤恭淵穀和惠言中倫行踐禮不喜戲謔而樂聞其過身雖在布韋嘗慨然有傷民經世之志

焉雖然公之生當家運之否艱閔蹈險飄泊寄寓天又不假之年壽無所展布於世嗚呼何其寃哉公性好遊覽所至必詠道其事為詩平淡不加琱琢然嘗不得已而發適然後已故其寫景描情各得其分昔歲丁酉我高祖高靈縣監府君遭誣詣理禍幾不測公血疏籲哀克回天心竟蒙南荒之　恩謫公時年三十侍往嶠南土去漢師千里家貧無遠客之資海濱瘴霾浸淫晝晦高靈公又多病公左右扶侍進則怡愉歡笑退則涕泣祝天人不覺其有艱辛苦楚之色矣高靈公愍其幽鬱命時時訪名山川於是五載之間歷觀月出達摩頭輪天冠之勝及海島山寺蹤跡殆遍公雖好遊覽然嘗以定省之餘受暇行近地山川不過一兩宿輒反命未嘗違期譬猶孺子終日嬉戲不離父母之側故嘗七入伽倻五載遊南搜智異登赤裳過甑

潭入巴串吊故都之雄揆天磨之奇節殘奚囊殆無虛日然高靈公未嘗一日有倚閭之望處而後動持身有方故父母無惟疾之憂此皆誠孝精白非勉强所能也及公下世其一僕一馬不食嘔血而死抑又何異也豈非服主義輕軀命雖微物素有孚感而然歟嗚呼自公卽世喪禍荐起家道益替我王考暨先人俱有仁德而不幸困阨且中年逝不肖又零丁蒙昧家中舊籍飄蕩無復存者何幸此卷不亡於灰燼之餘跪持伏讀洋洋乎如瞻慈顏如承明誨古之人尚愛惜遺硯而況此卷親自編錄手澤尚存爲吾家靈光之巋然哉

書徐振竹枝詞後 戊辰

右徐振所撰朝鮮竹枝詞四十載振作此自附於採風下國而語或矯誣不加詳察其自註如男女相悅爲婚云者襲明史之誤也如席

上尊姬云者吾東自無是俗亦必傳聞之謬也朝野輯要云成宗朝宰相李永根李坤共狎一妓相爭奪言官請罷上不允曰士大夫相竊妻妾乃衰世事也予不忍置斯世於衰世也徐振所云席上奪姬無乃傳聞此事歟如中使嚴尊云者中使啣命禮所當敬猶式路馬之義以此而謂尊踰丞相不亦淺乎定制詔使不得出館遊翫留館之間不過一再登明雪樓委巷習俗無緣經目若執三國以前之陋並冒今世則閩越之儒教大盛江漢之遊女貞信俗從世殊豈在其地操觚之士好攷證虛文勦襲舊說以自眩其文彩者自古已然若董越朝鮮賦即其前茅也論者以越賦與明史相符認為信筆殊不知董亦未嘗目擊與明史同一勦謬見之者亦以外服畧之不復攷辨化禮俗為夷風誣衣冠為禽獸在舉筆俄忽之頃而流傳天下以為今亦尚爾寧不寒心諸如此類不可準以為詩史此夫子所以刪詩歟

書李氏朝天帖後 庚午

余嘗讀先祖文貞公朝天錄有以改貢路貿焇黃呈文禮部之事竊歎萬里崎嶇誠不見察夫豈季世之故歟後得平壤李氏家所藏朝天帖一本卽丙子海貢時軍官諱山甫之所手錄也畧載道里人員及賞賜之物而已不及其他卷末特載禮部呈文一通蓋當時使務無踰於貢路焇黃兩事而一行上下未嘗不憧憧于此尤可知矣乃其祈懇如此主者猶牽掣靳執索賂不已不知日迫崦嵫行人將息轉眄之頃皆成譫囈一何悲也粵自倭使朝京以後二百五十年之間冠蓋相望遊覽紀聞之作靡不侈然富矣顧此寥寥短帖使人興感潛焉而出涕者蓋以二百五十年之事止於此而不可復見矣然則該帖豈獨爲吾兩家子孫寶而惜之者哉

敬書文貞公丁卯亂後兩西事宜疏後

後孫允植謹按世之論外攘者莫不以安民為先然能深知其故者惟我文貞公一人而已當丁卯被兵之後修名城也設巨鎭也夫孰曰不可獨文貞公惓惓以息民為務陳疏獻策擘畫如指掌苟用其言非獨可以利民禦寇之策亦莫善於此彼築城之計非徒可以病民適足以利寇不十年而其效若茲何其明驗也夫棄名都據山城清野入保時出伏路而邀擊者我東制敵之常法也我國處萬山之中今舍山而築於平地已失地利之半乃欲以平日習陣之文具一不經戰之脆民擧以措之於平原廣城百戰之勁虜投之斯焦爛之斯潰其或幸有萬一之存者乎閒居大言頗悅人聽及其臨急有事雖使乙支文德朴犀復生勢將棄彼保此使民有所依歸然後以吾

所長制彼所短惟在運謀之如何耳然則彼名城大都將何所用耶近世丁茶山著有桑土志欲於關西直路築城設堡余嘗服其確論然非為可用於今世也向在勝朝之多難若用此法可以禦頻歲隣寇之患矣我朝以文弱自守曠世無警今欲勞民於無事之日以待百年之寇豈良算乎一則動衆殫財一則疑寇啓釁此目前之禍也歲久頹圮經畫漫廢法度不講欲修則無益而勞民不修則前功盡棄此久遠之患也凡人之情不能張而不弛百年之間安能常如寇至而嚴警乎苟少弛備遇有敵騎闖入則聚而殲之靡有孑遺此必不可忍為之事也或曰昔莒子恃陋而城惡卒以潰散春秋非之今欲不修郡城其可乎曰當春秋之時吞小併弱干戈日尋莒子晏然獨以為無事宜其潰也今我國有是患乎設有是患子能驅不識兵

革之民憑名城臨大壘而制之乎有城而不可守與不知所以為守者不如無城況可修之乎北狄之常為中國患者以無城郭而遷逐水草也西域諸國常為中國之所輕者以其有城郭也今吾非必效北狄之遊牧論其臨急走險不係戀乎野城則其勢曒然故今之郡城所以示民啓閉之限而已其實一逆旅耳他日如有歷世之寇難自有相勢而築城者自有應變而禦敵者非今之所可豫也晉士蔿曰無戎而城讎必保焉言無戎馬之事而築城終為寇讎之所保也曰然則當丁卯之際所當務者何事何修而可以禦丙子之患也曰非敢知也然文貞公誠實君子也傳曰至誠如神能前知在壬辰之前力主養兵之議者李文成先生而已在丙丁之後力主息民而勿事城郭甲兵之議者我文貞公而已俱非燭幾之深能如是乎故公

之所畫決無空言清野而保民屯田而養兵省減使命興修馬政委重屯堡量能授任使自戰其地行錢幣以饒財為購募間諜之資西恤流民南撫三道此皆石畫切實達觀時務之論也當時若委公責成則安知不至於丙丁之顛沛耶

敬書文貞公辭輔養官東還後加資疏後

後孫允植謹按文貞公平日蘊抱所欲行之者甚多而其屢登於章奏者大同錢幣車乘三者為最蓋是三者為當日最切之急務而抑又量時可行故也不然不為空言以耀後且顯時君之不能用也雖然大同則行之於當時錢幣則少開流行之端而繼竟大布惟車乘至今不行其故何也豈有不可行者而文貞公言之之理也我東先輩多言用車之便其不可者必以道險為解然其實非道險也以三

病爲之阻也何謂三病固陋因循苟且是也所謂固陋者生長僻壤服習粗鹵不知此外復有便利之器猶塡夜郎云漢孰與我大此小民之病也所謂因循者今有人懷利用之心倡此學之議欲試一二便民之器則在上者鄙瑣而不傾聽在下者疑難而不樂趨同列訛之以多事衆論目之以好奇無奈棄置俛循舊常此君子之病也所謂苟且者亦有君子小人之別若大同未行之時貢役之弊幾乎無國當時在朝之人亦豈無灼知而深憂者其心豈不曰蒼萃愁亂之緒誰能理之僥倖無事於身前可矣身後之事以待智者此君子之苟且也淺耕而漫種侵佰而犯溝不施畜泄僥倖雨暘之均適者農夫之苟且也聞善而不信見善而不服不究其所未能而自是其學苦窳濫惡之器僥倖售市者百工之苟且也此三病爲之阻則雖如

砥之道不可行車且豈特車之不行而已哉讀公奏議有云用車用錢設店之便某某守臣言之使臣乘車之便則臣所自思何其忠厚而周至也蓋用車用錢設店之事無礙於時人而有識事興利之美故推以與人使臣乘車之便貴卿之所厭聞也故以身當之推譽而擔怨讓功而分過于以與之共濟國事至誠動人夫大人君子之用心固宜若是歟

敬書文貞公辭右議政第二疏後

後孫允植謹按不識天下之勢兵家之機者不敢妄主息兵安民之說不知而爲之者迂儒而已文貞公每以安民爲己任而軍旅之事以爲不學而置之猶魏鄭公俛首不視破陣樂之意也嘗讀公之上陳都督書說以收復全遼之策其紆籌奇畧滚中機宜諸葛晉明奇

士也與公論軍計溦相推服公豈不識軍旅悠悠坐譚之比哉夫惟默察時宜我國非用武之時故斷然惟以息民保民爲事而保民之術莫如大同故排衆議冒羣非孳孳不休屢摧而不自已者也及其情勢鯢鼿無可施爲則乃毅然以古大臣之義處之屢疏請去然猶復低迴眷戀不忍忘君忠愛之誠溢於紙背公平生好子美之爲詩蓋由有所學而然云

敬書文貞公辭右議政第八疏後

後孫允植曰甚矣君子之闇於事情也有宋諸賢之於王安石其始也無不延譽而交薦及其變法而天下愁苦乃始攻斥亦末如之何也夫介甫之志在乎損下而益上是與民爭利也文貞公之志在乎上無所損下有均輕之益是不與民爭利也夫大同之所以近於介

甫新法者則均輸是也均輸之法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此其爲法雖似大同然宋時發運之職不甚有弊介甫爲國歛利制行桑羊之法列置官吏變易販賣奸僞百出農賈俱病此其志不在於均民而與民爭利又非不得已而變之故行之未幾其弊滋大大同之法總貢役極弊之餘收賦於民既均且輕而又除行脚贈賂停退一切濫冗之費官以厚直給與貢人貢人以賤價豫備百物以待上供上供既豐羨餘亦厚此其志在於均民而不與民爭利又因其不得已而變之故行之二百餘年而其利愈博二法之相懸不啻天淵當時諸君子懲於介甫之事不原其情而遽疑其跡盛氣而沮毁之使忠臣幾不得安於朝良法幾不得行於世何其過

也有宋諸賢認小人爲君子我東諸賢指良法爲誤國原其所由均不免太諒之失至使尋釁覓疵之小人竊竊然笑其後嗚呼此非吾黨之所自反而警惕者乎當其衆怒方盛論議沸騰之時文貞公一以至誠應之反躬自悼無一毫含憾相較之語其心曰彼皆賢人也偶於此事不審利害故如是耳我何爲怒之哉卒之上回下孚惠澤得以下究則又歛然不自以爲是推轂諸賢惟恐不見用於世孟子所云大人之心無適莫殆亦近之矣

書李遯愚記夢後 辛巳

近世中州人黃九煙著有將就園記設爲山川樓臺之勝書畫琴棋之娛窮極其所欲爲凡洞府之泉石花木皆必錫名而係之以詩既而降于乩仙之筆云奉上帝之命依黃子所言營搆于蓬萊之上以

為羣仙遊讌之所且命黃子為之主黃子恍然若夢若眞自叙其事見昭代叢書令見遯愚記夢所謂白雲洞信宿之緣何其了了不迷愜人性靈也信知韻人胷中自有一副成稿力所不及神為之助黃子之事眞而夢也遯愚之遊夢而眞也余亦嘗有志於斯而塵累擾擾未得成稿雖欲夢寐閒一涉淸境亦未易得也若使長卿仲初見之能不啞然相笑乎

書崔氏孝烈錄後

惟貞可以保信惟順可以中節此二者婦人之懿則也今世稱閨行者必曰烈夫烈者過於人一等之事也譬諸男子則不忍一朝之恥罵賊求死豈不誠勇決哉未若文文山之隱忍圖存扶危持顛幽囚困苦至於無可奈何而後死其為忠也顧不大且難乎以余所見崔

氏之行儀貞處順殆類於文山之忠而其成功且過之矣崔氏有子曰鍾國不忍其母夫人之行泯於委巷也抱狀徧求搢紳大夫之言以圖不朽者殆將一紀病且憊猶拳拳不置焉嗚呼使夫人而有靈者其不曰以汝爲夫子之後故吾所以撫育成就汝者亦至矣今爲吾求無益之名不愛其身豈吾所以望汝之意乎余既敬鍾國甫之至性又恐其羅於疾病也用是朂之鍾國甫勉乎哉

書敬信錄後

古者民志專壹信道不惑又有聖人在上率先以導之不待言語而得於觀感之間及乎聖遠言湮醇澆樸散學士大夫述其糟粕釐治自好而已無誠實及人之化人亦無觀感之效故聞言不信而樂其放縱忘其固有之性忽其常行之道厭故而慕新貴耳而賤目其不

至於魑魅禽獸者幾希矣後世好奇之士因民志之不定知鬼神之無形無聲可以籍重而動聽之也於是捨人道而求助於神詭誕以誘之禍福以怵之森森然如在其頭上諄諄然以詔之其言則世俗之常談也非有幽深妙奧之旨而民之愚也若翔聞者而喜之時有惕然向善怵然懼罪者然則是亦不害爲救世之一助耶嗚呼世有躳行君子示之以務民之義慶賞刑威不以其私則彼所爲說者將如雨雪之見晛不待辭闢而自廓如矣今不務躳行而惡邪說之誣民是猶不能救饑而禁食草根木皮也不亦難乎余觀敬信錄中所謂文昌帝君勸孝文一則其言頗切於務本錄而揭之以勸孝子之體情者

書月湖門人錄後

右裒月湖門人錄爲一百七十餘人何其盛也世之無師道久矣自昌黎柳州以下皆避師名後之名儒耆宿逡巡不敢當臯比之坐月湖處於海濱能以文墨獎成後進舉邑之半皆宗師之其學識才詣非有大過人者安能致此嘗聞日本人關維寧溧到海口操筆而酬答者環座獨見月湖而敬禮之稱曰先生自是海上婦孺樵牧皆呼月湖爲先生所至愛而敬之汛掃而迎之有康節行窩之風焉余嘗禱雨於靈鷲山逢內園人士率多月湖之徒去月湖數十年其風流若可相接也又讀其近體詩數十首往往雋永有餘味其他所著述未及遍見秪此可以當豹斑鼎臠矣禪房夜清佛燈如豆恨不起藁里詩魂抵掌論文也

書七絕洞七景帖 戊子

詩家寫景之難如畫師之繪人面數人以外皆一樣面目無復辨別如落照漁火處處有之何能以寸毫各臻其境耶故寫景之妙不在形似在得其神韻如褒楷之頰上三毛便覺精神倍佳此畫中之三昧也七絕洞詩社諸人賦七景來示且乞批評余展而讀之窅然神逝如在峯月壁霞之間洵佳作也夫作者七人固勝事也又與洞名相合豈不異哉

書朴琮烈文稿後

學文之法須悟解文理若不能善讀他人之文則吾之文亦不可得以善矣先將古人文字離句析讀不使錯亂然後究其義意之所在得其彷彿則便解屬文多識古今事類以儲文材縱觀名山大川以助文氣恢拓心胷梳洗貪陋而不失其所守則理到而辭達氣備而

格古初學者不必拘於尺幅汪洋恣肆心所欲言手便寫到久久自熟漸加截剪安於規矩近世科儒嘗曰行文出於科文規矩不學科文不能做文章此可笑之說也殊不知行文之中諸般悉備豈獨無規矩哉但如生龍活虎不可把定不似科文之印板規矩耳

題華陽俗離帖 辛卯

余嘗見麟經鴻雪因緣圖記麟經清國嘉慶時人性好山水平生所歷名勝手自圖繪又寫小照於其間凡數百本刊布於世可謂膏肓於泉石者也今見洒川人俞美叔家所藏華陽俗離兩帖亦一麟氏之鴻雪圖也兩山之一水一石皆入毫端又係之以詩蓋美叔善詩士庸善畫可稱雙璧此則鴻雪圖之所無也夫華陽俗離吾於三十年前一見之今依依若夢境是帖之成距余遊覽時又在三十年前

而至今青鞋布襪宛然尚在於林巒泉澗之間豈非筆墨之功有以不朽耶此古人所以卧遊也

題吳海史容默元堂日課文鈔 辛丑

文者匠心裁物操萬化之柄故道之高妙難顯而有因文入道者矣之詭譎萬端而有向面而善談兵者以宜出民日用之術老佛虛無之旨大而日月星辰之行小而昆蟲草木之情近而閭里鄙事民間疾苦遠而四海萬國之勢古今時措之宜無不因文而達其致此操觚之能事也吾知海史文士耳閉門鑽研不以家務世事經意今讀其元堂日課文鈔選辭雅馴持論辨博爛目琳琅無美不備有包括宇宙之量森羅萬象之觀筆鋒所擬前無橫陣無所不到亦無所不破吾不知海史胸中具有此許多見識安排而出之乎抑亦臨文驅

使遊戲於翰墨者歟今海史竄居無聊姑以此爲消暑之資又安知他日不一轉而爲需世之大用乎老夫將拭目以俟之

書竹齋公諱興達被俘生還錄後 壬寅

吾族祖竹齋公兄弟萬曆壬辰俘入日本譜乘所載止此而其後存歿世莫聞知此吾宗之所常慨歎者也今見公之後裔昶善齋示竹齋公集一卷公之在平邱被俘時景光及覊留生還之事歷歷詳載如隔一晨讀未卒不禁愴淚零襟嗚呼孰知公之不死於異域又有一脉血胤至今不絕乎蓋庚子西還時與姜睡隱同舟泊于興陽睡隱被召上京公兄弟則九載南冠流離困頓之餘不能前進因娶婦家焉其子孫又孤孑沈微不能通問于京宗至今三百年不知有無豈不惜哉獨幸此集菫存於弊篋之中其詳記當日見聞與姜睡隱

魯錦溪集中所言無不脗合可知出於公之手筆瞭然無疑又此集何以在於昶善之家也可知昶善之爲公之血胤爲彰明較著也據集中所記公之季氏亦娶婦生子而其後無聞今不知流落于何處可悲也已

書月川先生遺集後

癸卯○先生諱吉通謚文平成廟時官禮判佐理功臣與余同宗

君子之行藏出處固非一道惟義之與比而已當月川先生之抗疏光廟棄官歸隱也其高風卓節可以與六臣爲七矣及夫　成廟在宥之世東峯金先生勸以爲蒼生出則乃幡然而起遂成佐理之治勳著旂常像留麟閣又何其偉哉昔有明方遜志諸人死於靖亂而三楊不死逮事仁宣十年之間贊襄皇猷治化郅隆遂爲一代名臣先生志同六臣跡似三楊百世之下自有定評然未聞三楊在永

樂之時能批龍鱗冒白刃昌言以明遜志諸人之忠此又先生之高於三楊處也先生所著藁悉經手燒無餘惟有巡按湖海時客館題詠散載於輿志勝覽今所輯若干首是也佔俾齋金先生書先生小詩後有曰詞致清粹溫麗筆又姸妙可見前輩之文雅推此一語其全集之美可知也雖不傳亦傳矣何必多乎哉

書杏庭集後 己酉

自周制賓興以後取士之正未有若我朝己卯賢良之選也人才之盛亦未有若己卯諸賢之萃于一時也士禍之酷烈亦未有若此門之誣獄也天之生此羣賢若將有爲焉而竟乃芟夷錮廢之使斯民不被堯舜之澤嗚呼天理其可諶乎此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引領想望繼以慷慨流涕者也杏庭都先生生于其時名列于二十八

人之楬其之德之藝俱在薦目非後生末學所敢贊辭也禍難之餘諸賢遺蹟悉爲灰燼至如當時楬目亦爲世所忌不敢存錄幸賴蘇齋寒岡暨吾祖灊谷諸先生收拾舊蹟而鋟于梓爲之跋識書後之文可徵於久遠今又經三百年之久矣板本既不多諸家所藏復散失殆盡常爲好古者之所歎惜隆熙己酉春都君相薰齋其先祖杏庭集示余且請一言以識之余拜受而讀之先生所著詩文數篇之外備載賢良楬目及建院旌閭之事集爲一卷歷叙薦科罷復之由賢奸消長之機瞭然可悉蓋因都氏一家之史而世故之汙隆係焉尚論之士亦必三復是書摩挲而不忍釋況在楬中諸賢之後裔敢不同情而敬玩之哉遂齋沐薰盥書之于後

書順天金氏行錄後

節齋先生有大勲大忠於國而名不湔於丹書者垂二百年先生之後女士金夫人竟趾其美夫人素抱緹縈之志屈節而歸于大賢之門齎恨没身以義殉從之孝之烈求諸閨閤中無與爲比而名不著於彤管者且數百年天之報施善人何如是遲之又靳也夫 端廟之位號未復則先生必不欲獨享爵謚之榮先生之幽寃未伸則夫人必不欲獨蒙棹楔之褒矣今焉先生之忠勲已白而夫人之孝烈彌著天道於是乎可信而爲善者可以知勸久近奚足論乎余從金君轍鉉讀夫人遺狀欽袵興歎畧掇數行而書其後

題新羅眞興王北狩大獵圖 庚戌

金生之於筆率居之於畫皆仙也自新羅時推爲名手後人莫及焉此畫率居所作眞興王北巡大獵圖也經六七百年入于高麗忠惠

王時相臣英傑公柳清臣之手柳相酷嗜古畫多蓄前人名畫尤愛惜此物爲家傳之寶又閱七八百年傳至于故泰川守沔川柳熙熙即英傑之後也吾友安厓石濕遠爲柳氏婿得此畫而藏之今厓石已亡余從厓石之姪前秘書丞安君鍾和得而見之圖凡八幅當時裱裝爲屏幛者也歲久垢弊觸手裂破然丹鉛不渝精神如活山川樹木人物之形躍躍欲動殆神工也眞興承屢世之烈席豐亨豫大之業張皇六師講狩蒐之禮旗幟整肅衣冠都雅士馬精强盔甲鮮明有平呑四海之氣君臣交歡飲食宴樂帷幕樽斂之屬無不精緻古雅有聞無聲大度不盈彬彬乎文物之盛泱泱乎有大國之風俯仰今古不禁感慨流涕也此畫雖出於當時庸手二千年古物當爲希世之寶況率居所作而經幾番劫灰尚保至今者豈非神明之所

謹識

書瓛齋集洋舶咨後 辛亥

允植謹按我國僻在一隅不聞外交之事自丙寅美船遭難以後美使屢懇商辦務歸和好舉國譁然皆以斥和爲高廟議如此先生雖主文柄不能獨立已見其文移往復據理詳陳宛轉其辭不失國家體面而已至如開門却好非先生之意也不得已也其時余嘗侍坐先生先生喟然歎曰顧今宇內情形日變東西諸强並峙與曩日春秋列國之時相同會盟征伐將不勝其紛紜矣我國雖小處東洋之紐樞如鄭國之在晉楚之間內治外交不失機宜則猶可自保不然則昧弱先亡天之道也又誰咎焉吾聞美國在地球諸國中最號公平善排難解紛且富甲六洲無啓疆之慾彼雖無言我當先事結交

締同盟約庶免孤立之患乃反推而却之豈謀國之道乎以此觀之當日咨報文字非先生之意也或曰先生如審知利害若是明白則何不力排衆議爲國家建此良策乎余曰此未可易言也方其衆聾未破之時先生雖極言竭論無益於事秖取戮辱子不見夫清國李少荃之事乎少荃支那之偉人也審察天下大勢力主和洋之議鋒鏑蝟集至比秦檜誤國以其淡結主知故幸得無事先生何恃而敢爲此乎粵十年乙亥丙子之間又有斥絶日本書契之事國之安危迫在呼吸舉世猶夢夢然皆以不受爲是先生雖不在政席義不可泯默以曲直安危之形屢屢說明于當事之人大聲疾呼唇焦舌弊而不之止猶不見從後乃迫而受之僅免塗炭之禍夫日本舊交也同種同文之國也國書拒絶事體重大隣比迫近禍色立至猶玩愒

而持難如彼況在丙寅時國人初見所未聞之洋人萬目睢盱疑雲滿腹此際若開口談親仁善隣之道能免納寇賣國之罪乎先生捐館後六年壬午李少荃勸我先與美國締約繼而與各國修好即先生未伸之志也古人云世間能者所見畧同豈不信乎

墓誌　墓碣　神道碑銘 共十三 錄六

從氏心研公墓誌銘 丙寅

公諱寬植字和卿號心研系出清風之金　純祖甲午五月初一日生于楊根歸川里與其弟進士公同日時生公兄弟五人公序第三扁其室曰風月景山水樓蓋取謝莊五子之名也公天資近道幼而不違親志長而不煩師教處事綜詳接物和洽自幼不好嬉遊與人交必誠必信造次不作誑言事過可覆雖仲由之信莫過也年十六

嬰疾攝養備至歷年而羸瘁轉甚見者莫不憂之雖卧病常經理家務靡不稱當以替庭闈之勞性又彊記病卧數月起輒手錄家中所用錢不遺一文嘗自傷沉痾內爲父母憂外不能立身建名慘然愀怛然不顯于貌終亦安分恬志無所忮求及病隣里遠近莫不奔救如親戚竟以今 上丙寅四月十七日捐館壽僅三十有三無育同月二十五日癸丑葬于楊根金鳳山下先塋後麓酉坐之原配驪興閔氏廣興守德鎬之女先公九年卒葬于同山寺谷寅坐嗚呼古之君子修行於家庭延譽於州閭乃升用于朝如公之賢孝淸愼允爲家庭之所推州閭之所聞如有興物於鄉黨者久已蜚英廊廟矣惜哉公淸恩君諱益鼎之第三子也其已上世系載淸恩君墓誌銘曰

彼鳳之原松柏交翠孝子順孫宜興慨思

叔父清恩君墓誌

公姓金氏諱益鼎字定九號夏篆清風之金祖于高麗侍中大猷著于本朝己卯名賢大司成文毅公湜四世而領議政文貞公堉兼兵曹判書忠肅公佐明右議政文忠公錫胄三世有勞於國命之不祧又三世而為公曾祖考宬默 贈司僕寺正祖考基長刑曹佐郎贈吏曹參議考萬善 贈吏曹參判清興君妣貞夫人平山申氏本生考用善 贈吏曹參判妣 贈貞夫人昌原黃氏 純祖癸亥七月十四日公生于豆湖之四宜亭二歲而丁黃夫人憂八歲而立為大宗後三十二承傳補齋郎七十以侍從推恩加通政七十四以三子二孫登科陞嘉善襲封清恩君 當宁己卯五月二十五日卒于楊根歸川里第享年七十有七其仕宦履歷則內而 顯隆園參奉

典設別提漢城主簿景慕宮令掌樂主簿敦寧都正工曹參議曹司衛將戶曹參判副摠管同義禁經筵特進官忠勳府有司堂上外而牙山縣監榮川郡守寧海府使清州星州牧使西原縣監公居官以清白自持人不敢干以非義裁決綜明門無滯訟所至有聲嘗仕于內受知於 憲宗未究其用而遭己酉之慟處家嚴整無惰容夙興盥櫛而坐常如接賓時約躬而急於人居官三十年田園不增尺寸子孫多貴顯於朝而不敢驕於鄉里皆循循然奉其法度配淑夫人

贈貞夫人潘南朴氏學生宗儀之女司諫文簡公紹錦陽尉文貞公瀰之後判書章簡公弼均之玄孫性柔順無拂逆於人自幼持身齋莊事無專斷心無克欲事姑申夫人貨財無私執婦道四十八年洞屬如一日待宗族以仁訓子弟以方其立心制行不欲苟異而無

不暗合於古列女閨範生與公同年癸亥十月二十一日卒先公七
年壬申十二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翌年癸酉五月十九日葬于廣
州勒峴里甲坐之原粤六年己卯七月某日合公葬于同原有五子
元植文科刑曹判書出爲族叔 贈判書益哲後完植文科正言
寬植晚植文科右副承旨光植完植及寬植光植皆賢而蚤卒[illegible][illegible]
李氏生三女長適延安李膺翼次適豐壤趙秉旭次幼元植子裕行
文科左副承旨裕成文科侍讀官女適檢校直閣楊州趙同熙庶子
裕衡餘並幼完植子裕昌蚤夭女適進士達城徐寅淳光植子裕延
曾外孫幼者並不錄

竹山府使 贈兵曹參判李公俻愚墓碣銘 辛卯

公諱俻愚字周八李氏籍延安顯于羅麗入本朝樗軒月沙白洲青

湖諸公以勳德文章世濟其美雖婦孺皆知之曾祖諱天輔領議政謚文簡號晉庵爲 元陵名臣無子以族弟珍山郡守 贈左贊成諱國輔之子爲嗣諱文源吏曹判書 贈領議政謚翼憲以直節受知 健陵寔公之祖也考諱在秀號鋤翁文科壯元官至慶尚道觀察使妣貞夫人海州吳氏判敦寧載紹之女本生母慶州金氏同知永鍾之女 純祖辛巳十月二十九日生公于大邱營衙未百日鋤翁公卒于官公育于仲氏仲氏承旨公公自幼聰穎異常動止如老成人年十四隨仲氏赴寧邊任所路由平壤觀察使鄭公元容有世好見公甚愛之贐錢十萬公盡給官隷而去其志槩之不苟如此 憲宗癸卯趙公秉龜薦公有將材將試武舉公不肯赴 上特命不試而賜第丁未陞通政拜五衛將每宿衛 上顧謂廷臣曰李某可任節

鉞蓋深知其幹局也未幾　龍馭賓天　哲宗庚戌始除加德鎮節制使威惠並著先是日本人常暴掠鎮民及公莅任守約束不敢犯是年陞拜寧遠郡守翌年關西大歉公夙宵憂恤請賑資於道臣道臣感其誠俵灾減糴一遵所言公又捐廩施之民無飢色於是隣境流民來歸如市人有請逐者公曰是皆吾　王之赤子逐之何歸遂竭力並賑之所拯活甚衆關西民至今頌其惠丁巳陞拜竹山府使邑多欠税公不忍重歛於民乃請於道臣欲以詳定例代納廷議非之置公于理未幾特命還任公乃呈病乞遞己未秋屛居沔川梅田里自是不跡京闉惟以養親教子爲事絶口不言時事有時引滿縱飲掀髯長笑已復噓唏流涕雖子弟亦莫得而知之也今　上丙寅洋舶入沁都朝野騷擾盜賊蜂起公約鄉里勿敢動又見守宰勸以

寧輯之方一邑賴安時朝廷擇召募使勤 王邑宰李僖問計於公
公曰今見一胎而起一國之兵是自速內亂也朝廷豈無遠慮乎且
洋夷不久將自退此舉適足爲外人所笑已而果退性至孝常以早
孤失怙爲沒身恨奉母夫人極其忠養每出門暮還步履從北市井
兒童皆知李孝子履聲母夫人嘗病亟公號天請代絶脈復生人皆
稱異尤謹於祭祀事兄嫂盡其誠愛以伸其不逮之志撫育諸侄皆
至成立治家斬斬如朝廷誨人不倦鄉黨皆愛而敬之甲戌四月二
十四日卒享年五十有四是年八月葬于梅田里負庚之原洪夫人
祔左丁亥湖西儒生以公孝行上聞 贈兵曹參判元配昌寧成氏
彀寧都正道默之女繼配南陽洪氏司果秉瑞之女俱有淑愼之德
洪夫人生四男應翼蔭仕工曹正郎序翼武科五衛將庸翼武科度

翼蔭仕副司果側室一男庚翼武科五衛將應翼二男三女男勛寧女適士人宜寧南圭弼庶翼一男四女男吉寧庸翼三男二女男鎬寧庚翼一男四女男皓寧女適士人安東金度圭光山金箕璜餘並幼今齋狀謁銘者非鄙哉也允昔在歸川嘗一見公頎然而長重厚有局度古之樂易人不設畦畛知其爲尙德君子也後謫沔陽與公同鄉鄉人至今稱公之行誼皆與狀符遂爲之銘曰

古家遺範出於誠所謂孝友于施於有政溥施于外者艾歌詠身退憂國情深守在民賦其才不畀厚命留其不盡以衍餘慶

永康副提學李君容鍵墓誌銘 庚子

君姓李氏名容鍵字孺南李氏系出韓山牧隱之後曾祖源順贈吏曹參議祖敬溥司諫院大司諫考雲植繕工監假監役妣平山申

氏直長錫昌之女本生祖馨溥進士 贈吏曹參判父大稙前承政院同副承旨妣清風金氏 贈左贊成益恭之女 哲宗庚戌六月二十三日君生于公州栗里村舍幼而秀穎遇事好尋索能默辨是非在塾不煩課督而書史足用弱冠遊太學爲儕友所推重又嘗從蘇公輝冕朴公性陽請益二公皆林下宿德許君以負重之器君以是益自勉勵丁丑發解泮試旣而屢屈南省丁亥除礦務局主事戊子中應製進士庚寅陞六品壬辰除司憲府監察歷交涉主事氷庫別提機器局委員是年秋以親老辭歸甲午秋東匪鴟張公州處兩湖之交被害尤甚君爲鄉里之故閙道會巡察使朴公齊純論賊情甚悉且陳方畧朴公傾心聽之終能摧滅獷賊君協贊之力爲多時當路有欲召用君者君辭不就人或問之君曰今賢邪並進憂張無

漸國事未知稅駕之所此豈士大夫貪進之時乎自是閉門養痾罕與人交至丁酉三月十四日得疾不起年僅四十八是年四月二十六日葬于栗洞先兆負壬之原配恩津宋氏縣監秉文之女賢而無子取從姪性求爲后娶潘南朴氏進士勝哲之女有二男並幼君有兄弟五人皆篤於孝友才行修美鄉里有八慈二方之稱焉君序居二出爲從叔監役公後承順兩庭和氣無間慎終追遠必盡誠敬與人交終始不渝美風儀善談笑外和而內剛不隨俗俯仰酷好左氏春秋嘗考三傳及胡氏說著春秋疑義一卷議論多可稱者君舞勺之歲余省姊氏指君謂曰此兒通敏有籌度他日堪爲國家掌計之臣今言猶在耳而終不驗嗚呼惜哉庚子春余謫居濟州君之子性求以其叔膺珪所撰狀草寄送且乞幽銘噫君視我如慈父我視君

如良弼有事必相議有闕必相規今吾不見君已久矣安得不顚沛而至於此乎吾又安忍銘吾甥銘曰

芝蘭臭味松筠精神家中拂士王廷吉人嗇于年位是生不辰厥報靡忒子孫振振天涯寄銘白首沾巾

掌禮少卿道軒李公墓碣銘 丙午

公姓李氏諱大稙初諱奭老字公右號道軒又號萬悔堂系出韓山當麗之季稼亭牧隱兩先生爲東方文章道學之祖麟齋公盡節於鼎革之際入本朝忠良名碩循吏鴻儒世濟其美曾祖長載 贈司僕寺正祖源順 贈吏曹參議考馨溥成均進士 贈吏曹參判操履清潔文章書法爲世楷範妣光山金氏在璿之女沙溪文元公之後 贈貞夫人壼儀修整和順慈諒 純祖壬午七月五日生公于

公州之淨溪幼而秀朗長而勤學弱冠以文詞知名然性端方不趨時好故屢屈場屋 當宁辛巳除繕工監役癸未陞六品三月慶科別試道伯薦公才諳第一人四月會試常付入格五月 上親考賜第是年除弘文館修撰中學教授文兼宣傳官司諫院獻納承政院同副承旨轉任敦寧都正禮曹參議乙酉春除分兵曹參知拜慶州府尹不赴夏除司諫院大司諫庚寅春除工曹參議是年四月 神貞皇后昇遐公於 后家為毋黨近戚故差宗戚執事六月拜戶曹參議公雖周流臺省未嘗久於其官至是見時事日變無復仕進之意棲遲衡門不入城闉以詩酒自娛至壬寅三月以 皇上入耆社覃恩加嘉善甲辰三月除掌禮院少卿以老病辭遞光武九年乙巳十一月六日考終于坪基鄉第享年八十有四是年十二月十四日

合窆于公州東部面五公洞配位兆右公踈髯秀眉莊重寡言力行孝友謙退不伐公家自先世以來富於著述其學以準繩程朱博綜馬鄭爲一代文獻之府公早服庭訓長益研究所著有詩文若干卷日錄二十餘卷文辭簡淡筆法遒勁至於尋常札翰皆可珍玩雖孟公尺牘不是過也配 贈貞夫人淸風金氏 贈左贊成益恭之女有女士之行宜益之風治家敎子閨門肅穆皆可爲後孫法生于純祖癸未十二月二十七日十八歸于公卒于 當宁壬午八月二十一日壽僅六十癸未三月葬于五公洞丑坐之原擧五男秉珪議政府主事容珪出爲從叔監役雲稙后中進士官至氷庫別提膺珪成均博士鼎珪興珪進士五子皆以文行稱而秉珪尤有篤性取侄子宣求爲嗣容珪取從侄性求爲嗣前外部參書膺珪生三男一女

男允求側室男晩求餘幼鼎珪生三男一女舜求漢求晉求女適主事宋復憲興珪生三男二女宣求敦求女適士人金容九餘幼銘曰

進不求名退不尤人左右圖書與古爲隣五公之原草樹蓁蓁卯中有琴樂我賢賓

完興孝公神道碑銘 並序

興宣獻懿大院王輔政十年功存社稷王有冢嗣曰完興公丕承休緒履信思順謹愼守度爲國屛翰自公中年以來邦家多難禍亂屢興公盡心鞠瘁身佩安危數十年抱謙謙之德無赫赫之譽民無得而稱焉然上下孚格終有不可掩之實者何也曰誠也夫誠者由中而發外非可以聲音笑貌求之者也以之事親則孝以之事君則忠以之於朋友之交則信此三者誠之所推而公之所以大過人者也

公姓李氏諱熹初諱載冕字武卿號又石　莊祖別子恩信君忠獻公諱禛之曾孫南延君忠正公諱球之孫興宣獻懿大院王諱昰應之長子初恩信君無子取　贈領議政諱秉源之第二男爲后即南延君也妣純穆大院王妃驪興閔氏判敦寧　贈領議政孝獻公致久之女以　憲宗乙巳七月二十日誕公于寺洞本第初爲仲父興完君文簡公諱晸應之后　太王甲子因特教還歸本房以壬子七月二十八日薨逝于雲峴宮正寢享年六十有八八月十九日戊申禮葬于金浦郡古蘭臺面楓谷洞坐坤之原妃豐山洪氏通德郎秉周女甲辰四月八日生丁亥十二月十九日薨初　贈貞敬夫人進封興親王妃自楊州檜巖移奉同日合祔于右繼妃驪州李氏參奉麟九女癸未六月七日生庚戌七月封興親王妃誕二男三女長埈

鎔文科上輔國封永宣君至是襲封公娶判書洪鍾奭女再娶金在
鼎女次坺鎔侍從官娶教官金炳日女早殁女適郡守金仁圭前秘
書丞金斗漢皆洪妃出也庶女適主事金奎定金仁圭子孝鎮娶前
協辦沈相翊女公生長富貴而齒於士人初以科目進身歷敭華要
哲宗癸亥十一月魁柑製翌月 哲宗昇遐 太王以 神貞皇
后命入承 翼宗大統公以承候官付司勇甲子五月應榜卽日拜
奎章閣待教歷翰注三司乙丑正月陞通政除同副承旨陞至都承
旨吏户禮刑參議副提學直提學丁卯三月擢嘉善同經筵付宗正
卿差政府堂上戊寅陞資憲歷知經筵宗正府春秋館義禁府侍講
院左賓客除刑判己卯超崇政行兵判庚辰陞崇祿辛巳拜禁將知
訓練壬午陞輔國兼禮判户判訓將惠堂判三軍府甲午六月特授

上輔國碩宗正卿敦寧宮內大臣乙未八月復拜宮大庚辰四月封完興君丁未九月特叙大勳優授李花瑞星金尺大綬章任陸軍副將特命日本大使到東京授桐花大綬章庚戌七月進封興親王至合邦後封公用親王待遇公前後所帶提調者爲十司都監提調者三校正勾管堂上者五餘煩不能盡錄公於事親之道愛敬出於天性不假矯飾夙興夜寐洞洞屬屬自甲子初元桃李在門車馬駢闐公獨澹然自守恭盡子職而已每有宮闈閒人所難言之事及有政令之不協時宜者必乘閒從容進言彌縫闕失退無幾微之見乎色故人無知者不受干謁不以私愛叨恩澤故世無田文親己之客大院王之客于保定也公銳身欲陪往淸人不許乘瀛艦風雪修程閒關趨侍溫凊視膳怡愉如平日在家時觀者無不感歎李傅相鴻章

每稱公誠孝不置乙酉秋陪王東還懲世故多虞閉門謝客惟以奉
老養志爲事若將終身焉甲午乙未之變公勞勤甚多而有告密之
獄禍迫門戶公夷然委順無怨尤之意不以戚戚之色貽憂兩堂事
久乃解亦不追訟前事丁酉戊戌疊遭大故公已過中身而柴毀幾
不能支祭奠雖病必親每春秋展省先園哀動傍人此公之事親以
誠也其事 君也和易坦直操心兢栗雖參內宴不敢以家人禮弛
其敬輸寫忠款退無後言當壬午軍變時公以訓將保護 宮闈撫
定亂軍實有再奠 宗社之功甲午之變公以宮內大臣宿衛於
寢殿之側目不交睫食不充飢者爲八九朔時上下相疑人心恟恟
公入則導達羣情出則宣布 上意拳拳憂愛之忱形於辭色中外
恃以爲安日本公使語人曰宮大眞忠臣乙未歲將盡時局又一變

公奔問起居于 行在所爲閽人所阻久立門外從者曰日已暮矣盍歸諸公曰 至尊若知吾之來謁必蒙 引見此何時而敢歸家息偃乎聞者爲之感泣既而 上知其忠赤無他恩遇如故此公之事 君以誠也其與人交也心無獻子之家樂善好賢情如飢渴不喜面訣樂聞規諫如有不合於意者不假以辭色使之自踈其有合於意者一經許心終始不渝乙未政府諸人皆與公相善諸人方銳意改革恐 皇親之干政權也雖外相推重內實防範公坦然不以爲意每以宮內事議於政府曰宮府一體安有政府不知宮省之事乎及政府敗公深爲悼惜有郭林宗人亡國瘁之歎可見公之一段公心不以物我滯留也此公之交友以信也其修身儉約不喜奢華不近聲色不伐己能明習故事諳練宮儀內行純備當官盡職皆公

之細節而亦足爲人模楷公晩年閉門深居不與人往還素康强無疾偶嬰微祟寢疾五日而薨訃聞　兩宮震悼賻奠踰例發軔之夕傾都出送垂髫戴白無不瞻望涕泣可見公之仁德入人深也銘曰

天祚寳籙本支綿綿忠正之胤實維興宣興宣桓桓勤勞　王室公繩其武與國休戚早歲蜚英歷敭臺閣位躋崇顯志愈謙抑趨省保定養志承歡滌牏必親觀者興歎頃值多難盡瘁鞠躬宮禁靜肅驕卒戢鋒　王曰伯父嘉乃丕績臨軒授誥煌煌金冊爲宗室範世作藩輔承　命若驚循墻傴僂賜對三雍河間禮樂處家爲善東平腰腹令聞廣譽黯然日章大綬若若勳著旂常誠意肫肫小心翼翼忠厚與人無惡無斁晩年自靖完歸雲鄉昭格于上左右　先王楓谷之原有儼象設我銘垂後穹碑屹屹

雲養集第十三卷終

雲養集卷之十四

清風金允植洵卿 著
東萊鄭崙秀伯河校正
檜山黃炳郁進文編輯

行狀 附家狀行錄 共十一錄六

贈左贊成別洞尹公行狀

先生諱祥字實夫號別洞初名哲其先醴泉郡人曾祖諱忠 贈禮賓少尹祖諱臣瑞 贈戶曹參議考諱善 贈工曹參判家世寒微不顯於鄉里然參判公性恭愼好德每行路遇人未嘗不拱手致敬鄉里人稱長者先生以洪武六年癸丑十月十日生幼而聰悟絕倫八九歲已有向學之志以鄉役在官廨終日供使暇則危坐讀書夜

必蓄松明照之達曉咿唔取四子六經諸性理之書沉潛溫繹期於
自得尤邃於易學既成適當　太祖元年壬申並中生員進士兩場
試時年二十丙子擢乙科及第自是聲名藉甚世無與先生爭皐比
者故前後掌學教授十餘年以文任掌國子長二十餘年　世宗三
年　文宗在東宮入學先生以兼大司成爲博士　東宮儒服行束
修禮升堂受小學國朝入學之禮始此遷左輔德進講周易講畢諸
生叩頭請復得尹某爲師　上命仍兼泮長如故自是先生常處太
學專事教冑慨然以興學育英爲己任待諸生嚴而有恩言者有以
諸生遊山劾先生者先生受而爲過畧不示色諸生益感奮淬勵無
犯無隱皆以道德自勉一時耆儒名碩皆出其門時國俗承麗朝崇
佛之弊因循未革先生以爲及今不爲之痛洗舊染是無望於後世

也 世宗十九年與太學諸生乃上疏論崇佛之非曰恭惟我 太祖康獻大王創業之初利無不興害無不革獨於事佛之節未免襲謬乃於國中創寺造塔以安 陵寢是固不能無憾於 聖神者也逮至 恭定大王以英明冠古之姿精一緝熙之學洞見道眞沙汰浮屠盡收其田民是將漸枯其枝葉而拔其根本也今我 聖上善繼善述運撫盈成崇信聖經採摭善行以蓄前言以敦三綱臣等以爲世躋雍熙道升大猷三代之治可指日而復見也乃者興天塔殿金銀丹雘眩耀人目名雖重修功倍草刱今又設大道場招集緇徒誦經禮懺廣設法事至令諸司排設供億齋進布施上自宗室貴戚下至市井販夫莫不傾貲助施引領贊歎費物傷財不足道其爲蠱亂人心壞損風俗則可謂流弊者也臣等竊念有善無惡之理雖原

於天而斯民爲善爲惡之機實係於君傳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今乃爲人上而崇信佛教開示於下則下之人孰不望風觀感而趨入於彼哉舉一世之人果信佛教則無夫婦之倫絶生生之源百年之後殆無人類惟有山川邱陵草木禽獸天地或幾乎息矣伏聞近者 殿下捜輯前古以備勸戒述治平要覽以垂後世臣等不知勤於事佛若梁武帝者可以示勸乎可以示戒乎書奏大臣柳廷顯亦建議罷陵傍設寺之法凡供佛祝釐之類次第裁革至 成宗朝而盡廢無餘論者謂先生疏實啓之也 世宗嘗行貢法爲年分九等土分三等之制民多不便先生因旱陳戒曰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我國田制自 太祖以來始立給損收租之法民心安而邦本寧是則損實收租與古之助法一例也今乃以貢法欲改成憲

雖年分九等地分三等乃都田之數非若損實每田加減之平也況我國山川險阻高下不齊雖一道一邑一面一里至於一田膏瘠各異縣以年分等第都田之數定其租稅則多寡不均必致生民之怨咨矣又論邊鎭築城之失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者築城之役黃海江原兩道之民連年裹粮暴露于野流離轉徙而今天災又如此尤宜停寢以待豐年戊寅　端宗將入學　上命先生再爲博士受　元孫師禮如上儀自是凡入學文衡例爲博士　文宗元年庚午先生年七十八告老而歸　上命政院宣醞歲賜米二十斛仍令所居官月致食物國朝退老宰相之致食物自此始於是四方學者聞先生歸休雲集請教先生教之不怠一如在太學時　端宗二年大司憲權蹲上疏言尹祥　殿下所執贄待以師禮者曩以

年老辭退氣力尚健聰明不減宜復致國學教授儒生　上下其議重其老難致遂寢以乙亥三月九日卒年八十有三葬郡北山甲向之原後　贈議政府左贊成兼如例隆慶元年丁卯詔使許國魏時亮問東方有能知孔孟心學箕子疇數之賢者退陶李先生錄示高麗禹倬鄭夢周本朝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彥迪及先生而爲書答之曰吾東在羅麗見稱爲文獻之邦然二代之儒其歸重終在於言語文字之間逮于麗末程朱之書出而如禹鄭之徒得以參究性理之說至于國朝士之誦習無非孔孟程朱之言然或習俗因循而不著不察或狂簡斐然而不知所裁其中超然獨見慨然發憤而從事於聖賢之學如今所舉數子者豈不得爲心學者之徒也又答李熹書曰尹先生理學淵源佔俾四佳及輿誌諸書所稱許如此則其

人必有取異於世夫退陶後學之標準也其尊信先生乃如此於是乎先生爲不可及矣或者以先生遭際休明以經術文章鼓舞黌舍而惜其未有論著使後世無得以考徵竊以爲不然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者士之所不得已也先生久處師長之任爲國家教養人才其之德之功垂於萬世非區區立言者之比也高麗之士徒尚文辭圃隱鄭先生始倡以性命之學先生得其緒業以正國初士趨使之粹然一出於洛閩之途是先生之言即圃隱之言也江湖金叔滋先生受易於先生東方易學由是大明而俾翁之學得之家庭嘗自謂余亦私淑之人也其後俾翁傳于金寒暄堂寒暄堂傳于趙靜庵淵源所自蓋可推也是江湖以下諸先生之論著即先生之論著也故佔俾齋序先生之文曰其所口授弟子精粹之語自

縉紳學士以至韋布之徒無不筆之於書而傳誦之今此殘篇斷簡雖不傳何傷者真知言也後歷及子孫錄並姑畧之嗚呼以先生之宦業德望遭遇盛時尚未蒙節惠之典至今泯泯此公議之所慨惜也今先生雲孫某甫將其遺集及年譜入都圖所以闡述其意亦勤矣然年代寖邈聞見踈謬遺集譜表僅出於掇拾之餘不足以盡其萬一而若其道學文章之冠冕一世膾炙人口者往往散出於國乘賢記不一而足顧余後學謏陋又何足以贊辭乎謹依原狀畧加撰次如右

叔父清恩君家狀 己卯

公諱益鼎字定九 贈吏參公第二子出為族叔清興君後已上世系詳載墓銘 純祖癸亥七月十四日公生于豆湖之四宜亭其月日與文貞公同吏參公奇之命小字曰慶日未週歲遭黃氏夫人憂八歲以吏

參公命承大宗祀時清興君先已下世奉養申夫人于楊根歸川里第外舍久閒婢僕盛强公事親以誠御下有法儼如成人家道為之肅然辛巳秋丁史參公憂公自以早孤失庭訓恐無以自立蚤起晏眠不妄交遊惟從鄉中耆德虛心請業長老見之者莫不以遠大期之至有托其子孫者焉甲午冬承傳授　顯隆園參奉　憲宗丙申夏以病遞丁酉春差嘉禮都監監造官戊戌陞六品除典設別提漢城主簿　景慕宮令己亥除牙山縣監領漕再赴京常先於期辛丑遷榮川郡守邑多吏負民困徵斂公至則設法收其逋遂成完局邑人竪鐵碑以記其績甲辰夏移拜寧海府使其冬以親病遞丁未冬設進饌都監擢以戊申元朝　上壽于　純元王后相其事者皆極一時之選公以都監郎廳應對稱旨　憲宗亟稱其綜練凡進饌儀

軌之役始終委任每進見退 上目送之曰此有福人戊申除漢城
主簿掌樂主簿 憲宗益知其材器可任方注意嚮用己酉夏遽遺
弓劒公痛恨無進取之念及 哲宗即位出牧清州旋移星州星嶠
右巨邑務劇而弊痼公視事五年從容剸理威惠並著邑人伐石頌
之癸丑秋移寶城郡守以兵使有嫌援例辭遞 當宁甲子秋除西
原縣監西原故清州也時有營建願納及檢括隱田之令他邑則不
問民產高下比戶收歛且虛報隱結數十以塞朝令而已初不履畝
公獨以爲此非均田懋實之政願納則詳抄饒戶計貲分徵而貧民
下戶不與焉量田則擇敏勤有心計人逐田打筭得隱田千三百結
報于營於是舊帳陳稅之寃徵者舉蒙蠲蕩之惠小民莫不歡喜而
豪强富戶皆不樂之譁然起譸御史洪徽周入境信其浮言而按驗

無所得猶持之甚急公恥之呈病乞遞　上特命仍任至于丁卯三月乃遞御史既復命竟以前言劾公公對簿還自此尤無意於世矣是年五月丁申夫人憂壬申春公年七十以侍從臣父恩例陞通政階除敦寧都正工曹參議曹司衛將丙子二月孫裕成登科大僚筵奏以三子二孫登科照大典五子登科例陞公階嘉善襲封清恩君是年拜戶曹參判副摠管經筵特進官忠勳府有司堂上至是公年高神識昏耗疾病沉綿雖在床茲凜掇之中有以勳府事來干者輒峻絕之盡心公務府瘼幾祛此可見公平日之所養也公長身秀眉目白皙疎髯舉止端凝聲音若出金石性方嚴有持守確然不撓平居簡默寡言笑對客終日不倦處事綜密儼很皆當所居几案書籍位置秩然有常素不喜方術世所稱相地談命之論無賢愚而皆信

之公獨深惡之嘗戒子弟曰葬家之說不見經傳載死親骨以邀福於九泉之下未見其效先受其殃吾見之多矣爾曹其愼之又痛禁巫覡鬼神之事雖有疾病憂故家人不敢祈禳人有言福地可居者公笑曰世豈有福地耶守吾先人舊基與隣里相熟是福地也仍戒子孫勿妄動以爲法自少不治舉子業爲太夫人在堂强勉赴闈一再而止曰吾將留餘福以遺子孫榮進非吾志也已而子侄科甲大出人謂公留福之報先府君於公爲伯氏有孤子女三人允植即其一也公及夫人撫育恩愈己出嫁其二女尤閔恤從子旣有室有官而食貧京城公猶爲之料理其家事使無飢乏治家嚴若朝廷待子侄有恩而少有過則輒正色不言或至數月乃解奴僕與人鬭毆必先治其鬭毆之罪不問曲直鄉隣服其公正後亦無爭譁者先墓松

楸甚盛當公家居貧乏時人多勸賣者公執不許一日墓奴來告曰蟲蝕松過半矣不伐且盡之公曰其如蟲何必不敢自我犯之已而蟲自滅處官三十年家無營殖貧窮親知婚喪周急之費居多而通問不及於要津以是常齟齬不合然至享晚年祿位則公之天爵也公既罷官家居不跡京闉治歸川舊第鑿池種樹爲終老之計扁其所居堂曰夏篆書屋終日手一卷書隱几而坐收穫門前稻計口而食以其餘具甘毳娛侍太夫人春秋暇日登臨嘯詠欣然有忘世之志自壬申以後進秩加官輒一肅而退未嘗淹時月也己卯五月二十五日考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七訃聞 上贈賻如例是年七月某日葬于廣州勒峴里甲坐之原合夫人兆也配淑夫人 贈貞夫人潘南朴氏學生宗儀之女淑慎有女士風奉尊姑遇親黨一以和

敬無違先公七年丙卒有五子元植文科刑曹判書以 君命出奉
清風清原兩國舅祀完植文科承政院左承旨寬植晚植文科承政
院右副承旨光植完植寬植光植先公卒簉室李氏生三女長適延
安李應翼次適豐壤趙東旭次幼元植二子一女裕行文科承政院
左副承旨裕成文科弘文館校理女適奎章閣檢校直閣楊州趙同
熙庶子五人長裕衡餘並幼完植一子一女裕昌蚤夭無子後以裕定子龜
壽爲嗣以奉公祀女適成均進士達城徐寅淳光植一子裕定嗚呼公屈沉
蔭途少所展抱於世然若其居家行誼皆可爲後孫法允植何敢誣
也何敢沒也杖涕謹狀以俟立言君子裁之

叔母 贈貞夫人潘南朴氏家狀

夫人姓朴氏其先潘南人考學生宗儀妣順興安氏判書章簡公弼

均之玄孫司諫文簡公治川先生紹錦陽尉文貞公瀜之後學生公以燕巖公長子爲伯父學生喜源嗣燕巖諱趾源官襄陽府使以文章顯于世燕巖其號也夫人生于　純祖癸亥十月二十一日學生公蚤世養于叔父慶山縣監宗采慶山公諸子聰明特達幼而禮讓夫人德器渾成在醜不爭慶山公皆深愛之十七歸于我叔父參判公王考吏參府君一見賞之曰是婦必興吾宗每歲時往省于豆湖江舍輒依依不忍舍焉夫人生長法家性淑而行備事姑申夫人未嘗一拂其意撫御婢僕各盡其分參判公性嚴整有軌度夫人濟之以和家政無闕嘗慕古人胎教之法每有身起居視聽動自省察至于十朔乃已傍人不覺也性不忮求聞人有喜慶事若已有之呵叱婢僕未嘗加惡語人以急扣無所靳而不以急扣人與人言雖嘗有

恩者無支蔓過情之辭家中往復書疏不滿數行止於所當言而已嘗從參判公之官不接官巫不受吏獻不通外閒市買所在吏民不知有衙眷也至於諸子居官亦然有以事來干者輒謝遣之曰此非婦人所預知也事無巨細不自專斷雖子孫卑幼者必咨而後行然有過輒切責慨恨之不敢不改不喜奢靡不事遊觀膳服取苟完雖服使滿前猶執針綫之勞以身率之尤謹於奉祭當事雖有疾必力起視具小心憧憧至老不弛如新婦時參判公遊宦于外未嘗在家延置塾師而教其子侄塾師家貧夫人竭力贍之日送臧獲給其耕耘樵爨滌濯之役塾師以是忘其家事而專意教授與吾先妣李氏情好甚篤及卒撫視諸孤無閒已出諸子若侄皆娶婦同爨幾三十年其性度氣味人人不齊而夫人御之以鳲鳩之仁閨内穆然副室

李氏亦賢而有行人謂夫人觀感之化云夫人有子五人孫若干人多貴顯三子一孫先夫人卒第三子寬植尤賢孝無子而蚤卒夫人痛惜之自是忽忽不樂 當宁壬申春參判公及夫人年躋七旬以侍從推恩公陞通政夫人從封淑夫人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疾卒于歸川里第鱗里宗黨哭之莫不失聲癸酉五月十九日葬于廣州勒峴里甲坐之原丙子春參判公以三子二孫登科特加嘉善夫人 贈貞夫人己卯五月參判公捐館以是年七月某日合窆于勒峴參判公諱益鼎字定九官户曹參判襲封清恩君金氏籍清風府其世系及子孫錄俱載參判公家狀嗚呼從子蚤罹險釁事我叔母三十年知其至德懿範宜莫如從子之詳而今距壬申八年典型寢邈竊恐久而泯然無聞於後承謹記平日言行藏之篋笥哀不能文

只著其槩

贈貞夫人淸風金氏言行錄 戊子

吾姊弟三人昔居苙湖夫人序居二時婚而未歸三姊未字余年八歲父母見背三孤子子相依幾不得保惟姊氏內治家事外接賓客訓弟以義兼嚴師慈母之道余至老白首而幸免大戾者寔吾姊氏之賜也辛巳秋余自順天遞歸將西赴天津至公州之錦江姊氏扶病就別無他語惟勉以王事而已壬午秋自天津還見姊氏書知病不可爲而猶眷眷戒盈未幾訃至嗚呼天倫知己今不可復見矣余嘗擬錄述姊氏言行以示兩家子孫而公務委積無暇撰次丁亥秋余謫居沔陽長甥秉珪齎其弟膺珪所撰狀草而來曰吾母平日教不肖等曰吾聞內言不出於外近世人家好述其先世夫人之行鋪

張于世余甚不敢爾曹愼勿效尤不肖等雖承慈訓然不忍使吾母之懿德泯然無傳且知吾母之德之行未有若舅氏之詳敢來爲請余受而讀之曰噫辭無溢矣然吾姊氏女士也飭身修整遇事慷慨有名士大夫之風非親覿其面親飮其德無以知其彷彿今著于狀不過家閫細故世俗夫人之所能言能行者也孰知吾姊之爲吾姊乎惜乎其不爲男子而處于世豈不能正色立朝引君當道澤及民物爲當世之賢公卿乎謹就原狀而叙其槩夫人姓金氏系出新羅世籍淸風遠祖諱大猷高麗侍中入本朝有諱湜大司成謚文毅世稱己卯名賢有諱堉領議政謚文貞當　仁孝兩朝功施于民曾祖諱基建敦寧參奉　贈吏曹參議祖諱用善　贈吏曹參判考諱益恭　贈吏曹判書妣全州李氏學生諱寅成之女以癸未十二月二

十七日生夫人自幼正大莊重接人和易時家貧憔悴衣裳弊綻糟糠不給而侍父母之側愉愉然如無所窘身無褻嬉口無嫚語人望之儼然不敢以童稚易之庚子適于道軒兄壬寅春新經大病未蘇先妣繼遘癘疾夫人力疾救護至割指進血而無效毀幾滅性其冬又遭先考喪家無長主夫人治喪理家戚易備至叔父清恩公閔其孤弱率娣弟三人而養于家家中上下甚多無一人不稱夫人之賢者至其所種樹木久而猶愛敬之乙巳冬始歸舅家晨昏洞屬動止以禮處姑妹妯娌之間不激不隨和氣藹然舅姑甚重之道軒兄家世清貧而好讀書夫人勤執女紅未嘗匱乏故得以肆力於學常曰人家興替在於和與不和和則吉善之事興矣不和則乖戾之氣生矣乖戾之氣生則雖積金玉其能受享乎故務絶嫌微開陳誠信有

無相資緩急相須内自一家外至宗黨隣里皆服其義而慕其德旣而家計稍自振連舉五男每有娠必默踐胎教及生養蒙以正寬嚴並施不以溺愛而長其非故其子皆謹飭有孝友之行諸婦同室弦韋各殊而夫人默默示之以行率乃變化咸底于中見人善若已有之見人過面責而不少貸其人逡巡不悅後竟感服雖窮居未嘗一物稱貸於人人有急傾藏而助之貸人之貨不取贏直曰損人利已非吾心之所安也處事剛明婢僕不敢隱其情御之均平故亦無怨咨之色内外室堂必令汛掃精潔所居几案位置整齊閨門井井如治朝法度勤於理產綜於事物至畦蔬園果鷄塒豚柵其心目所經無不整治而蕃茁雖甚病手不釋業每值先忌必先期備送果品遠助祀需至齋日達宵悲慼余四五歲時先人手鈔孟子畝畝章授不

肖讀誦先妣亦手錄女訓內則等書以授諸女夫人悉能記誦拳拳
服膺造次必遵於是其他經傳子史未嘗受讀而畧通其大義諸子
每課業而退必使讀二三遍論成敗利鈍皆中窾要至邪正義利之
分必再三致意曰若使汝曹當之宜如何處之反覆參問以觀其意
因及時事得失人物臧否迥出俗見諸子暗暗驚服每有疑難輒來
稟質夫人必指示兩端曰如此合義如此不合義自可知之事不依
義其終必悖慎勿見小利而生苟且之心也又曰汝曹學業未成而
先意進取是猶毛羽未成而遽欲高飛也其可得乎第勉强學問無
患祿之不至也吾觀鄉曲士夫家失仕宦數代意便濩落無所不為
殊不知修身讀書可持門戶何獨仕宦乎汝家世襲書香典型不墜
吾不羨公侯之家也持身謹嚴如法家拂士每接宗黨必令左右有

人雖疾病不以褻衣見諸子與小姑申夫人堂小姑權夫人情好尤篤兩夫人皆賢而有行每相見尚論古之女行及治家教子等事絕不及鄙俚之言嚴斥僧巫不令近門常戒諸子曰近世多惑形家之說置其親骨于爭訟之地非孝也人之禍福由其所召枯骨何知焉我死須埋閒曠之地無與人爭競也允植早孤篤學夫人常以爲憂及登第歷清要夫人驚喜曰吾弟能至此乎此殆先人積累之報也後自天津東還驟躋卿列夫人方病篤憂形于色曰吾弟官太盛矣盍思退步其甥申君慶均自京還盛稱我家煇赫之狀欲慰病心夫人蹙眉曰吾欲聞此言乎所欲知者吾弟顏髮視昔何如耳夫人素有肝火之症恒抱貞痼諸子左右忠養藥餌無闕長子秉珪尤有篤性不有己身惟以父母之心爲心夫人甚安之壬午秋久患痎瘧自

如不以於世歲月之備皆手自製置命婢輩治絲曰蒼黃中一物不具亦足害事無如豫備也迨屬纊之夕精神不迷一家男女之來問者接應如平昔少無怛化之意道軒兄問所欲言答曰何言之有婦人先夫子而終世謂之完福吾今得之矣兒輩雖無大過人者誠於事親友於兄弟他不足慮也諸子求遺教答曰吾之平日所以訓誨汝輩者無非治命何必遺教乎乃以是夕卒即壬午八月二十一日壽僅六十是年十月二十九日權厝于公州五公洞負艮之原越明年癸未三月二十二日永窆于稍上丑坐李公大稙韓山望族道軒其號也其履歷與世系子孫錄具載道軒公墓誌茲不備錄夫人稟性粹和而嚴正雖在閨閤常存濟物之心事關義理有截然不可奪之志誠信無僞表裏如一故人得其一言終身不敢忘棄其感人之

濩如此後世子孫有能模楷其一二懿範猶不失爲一鄉善士也謹狀如右使歸而藏之

從伯氏判書公行狀 壬辰

公諱元植字春卿號學海金氏之先出於新羅新羅末有一王子遯于清風子孫因籍焉歷高麗至本朝簪組相襲九世祖領相文貞公諱堉爲 仁孝顯三朝名臣澤加于民吾族有三派爲大中小宗皆祖文貞公長子兵曹判書忠肅公諱佐明孫右相文忠公諱錫冑三世有大勳於國命施不祧之典是爲大宗次子清風府院君忠翼公諱佑明五世孫清原府院君靖翼公諱時默兩世載誕 聖女爲顯宗 正宗國舅是爲次宗忠翼公次子以下亦皆成宗是爲小宗先仲父清恩公以小宗支子入奉文貞公祀係大宗也公以大宗長

子出后次宗奉兩國舅祀遵　君命也曾祖諱基大工曹參議　贈
吏曹參判祖諱宗善刑曹參判考諱益哲白川郡守　贈吏曹判書
妣　贈貞夫人恩津宋氏友淵之女繼妣貞夫人文化柳氏煥昇之
女本生考諱益韺工曹參判淸恩君　贈吏曹判書妣貞夫人潘南
朴氏宗儀之女　純廟癸未十二月十五日公生于楊根歸川自幼
端重愼默口不道褻諢之語　憲宗庚子承傳授　明陵參奉甫弱
冠出典郡邑有治聲丁未春赴庭試文科與仲弟承旨公同擢一榜
當時榮之自是內而三司東壁僕正司成抄啓文臣纂輯郎廳實錄
編修官三銓泮長知中都憲同成均　孝正殿享官工刑曹判書知
經筵義禁府中樞府春秋館敦寧府政府堂上外而順安永平延安
扶安龍岡楊州湖南慰諭御史開城留守此其履歷也公性恬靜謙

畏未嘗干進故世所稱華顯之職罕有至焉至亦最晚常在人後平生不言居官治績雖子弟莫得以述焉噫其賢於人遠矣九歲奉所後家兩代偏親怡愉如也及壯每事必稟不敢專斷在清恩公側侍立終日言若不出口與諸弟推誠盡愛取謝莊五子之名扁其室曰風月景山水樓湛樂之情老而彌篤自奉儉約雖位躋正卿居處被服不改寒素平居無疾言遽色世家奴僕多豪橫者公稍稍以過去之擇謹拙僕人取足給使而已於物無所嗜好不喜交遊談論每清晨擁衾而坐衆人家未至讀經典數十遍公退靜居一室以簡冊自娛至忘寢食故富於書史尤嫻於本朝近代故實及氏族閥閱然與人言謙虛若無知者未嘗自衒雖日相往來者鮮知公有淹博之[illegible]所著詩文有若干卷及家乘二十五卷藏于家公晚年見時事日艱

憂悒鬱鬱常有鄉居之志貧不能遂竟以今 上辛巳十二月初二日以疾卒于壯洞第享年五十九初權厝于嘯臯至甲申四月日改葬于楊州加五里某坐原粤八年戊子 贈謚孝憲配貞夫人大邱徐氏牧使灝淳之女亦和柔敬謹小心洞洞年近六旬事兩庭舅姑如新婦時一門咸稱其德後四年甲申十二月二十九日卒享年六十三墓附公右生二男一女男裕行裕成並文科今承旨裕行一子一女俱幼裕成出爲本生叔父諱寬植之后女適楊州趙同熙今參判無育而夭側室三男裕衡蔭補吏文學官早夭次裕祥裕平公家兩結椒親自前世以戒盈遠勢爲規公尤守樸養拙少無子弟之過長絶奔競之風立朝四十年不求赫譽不羅徽嗇其謹愼如此有一朝士嘗謂余曰先從氏處世何其寥寥耶余應之曰士大夫遭時揚

名磊磊軒天地則其可也不然而處今之世欲不失其所守寥寥無
聞不亦宜乎又何能逐逐營營賣勢利於市童也嗚呼此何足以知
公哉方公下世時余以 王事役于天津不能拜訣至今爲恨追叙
公平生之槩爲狀而授從侄準曰無忝先人之德詩云教誨爾子式
穀似之吾與汝當勉之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三軍府訓鍊院事五衛都
摠府都摠管梁公行狀

公姓梁氏諱憲洙字敬甫其先出於耽羅神人良乙那世爲島君十
餘傳而歸附新羅賜爵王子改姓梁後有諱友諒封南原府伯自是
梁氏貫南原至勝國世有聞人遂爲著姓入 本朝有諱誠之號訥
齋佐理 成廟爲世名臣官吏曹判書大提學謚文襄公傳至諱益

茂始擧武科郡守生諱彬慶尚左水使　贈兵曹參判　景廟辛壬
之際以鳳山郡守爲權凶所惡下獄幾死寔公之高祖也曾祖諱世
絢黃海兵使祖諱琬慶尚左水使　贈兵曹參判廉明雅簡淡曉韜
畧著有握奇圖說以族人進士諱珪之子諱鍾任爲后蔭副司正
贈議政府左參贊配坡平尹氏遠大之女是爲公之考妣也公以
純廟丙子十二月十八日生性端方貞諒弱不好弄年十三已有學
問之志時華西李先生恒老講道于東峽參贊公命公往師之自是
沈潛於義理之學進修日富旣而家貧無以爲養乃慨然歎曰命矣
夫吾其以仕爲學乎遂告于父師兼治弓馬習射于山寺在路常朝
往而誦大學暮歸而誦中庸辛丑丁參贊公憂哀毁過人愼終無闕
三年之内兄弟纖縷充下室之饋　憲宗戊申中武科己酉授宣傳

官　哲宗辛亥陞參上歷訓鍊判官僉正都摠經歷甲寅出守熙川
郡熙川素稱劇邑民苦徭役多空宅而逃者公下車以二十事與民
約招徠安集未幾丁母憂遞治郡僅百餘日及歸百姓思之設化頌
契每歲値公生朝輒專使來問起居終公之身戊午爲御營哨官尋
陞資爲堂上宣傳官兼司僕將己未冬除甲山府使在府數年百廢
俱興鋼虛穀移徵之弊措北靑武試之費極論營吏弄還之狀以防
奸竇查推赤津屯田以充長白山歲祀之供點閱行營本府軍器三
十六年之簿刊虛存實以固邊備請罷銅壙及巡營鹿角例供之弊
以蘇民困此皆積年巨瘼而公若恫在己務盡矯捄雖或阻於上司
澤不畢究而民心大和一境稱治南兵使因微事　啓罷備邊司以
公有聲績　啓請仍任推考兵使壬戌春三南民不堪還穀之弊所

在羣起燒殺吏胥驅逐長吏 朝廷憂之設厘正廳議捄其弊 上臨軒親策發問于中外臣庶公應旨對畧曰今舉國三政毛髮俱病死在呼吸捄弊之道宜在執其本而得其要領耳何謂本也科宦淆濫奔競成風苞苴公行剝割恣意不知節用之爲愛民專務奢侈而病國此弊之本也何謂要領藩閫字牧之任惟賢是擇使之懷保赤子務固邦本則三政自當各得其宜此捄弊之要領也夫捄病先治其本防水先塞其源今三政之策特捄其末防其流而已况國家昇平日久恬嬉成習以至無政不弊者非一朝一夕之故今欲倉卒矯捄臣恐擾民反有浮於三南之鬧矣夫人主朝廷之本朝廷萬民之本伏願 殿下先自 聖躬惡衣菲食勿御私供省雜汰冗爵賞勿濫雖値 邦慶恩科勿數謹斥贓汚終身勿赦晉接賢士婦寺勿狎

則形端表正風行草偃萬民歸仁三政之弊將不捄而自舉矣時按覈使朴公珪壽聞朝廷議變三政亦歎曰人存則政舉千年舊法何可一朝更盡乎吾恐動而無成愈失民望也蓋老成之見不謀而同有如此者是年以左部千摠遞歸 今上甲子用備邊司薦拜濟州牧使七月大風雨全島失稔公捐俸米二千石又竭力籌財所賑活爲九萬六百餘人賑畢招頭民千餘人設宴望京樓命酒而諭之曰

聖上移粟蠲帑拯汝輩於溝壑之中此恩與天無極汝皆知之乎衆皆北向稽首又曰何以報之皆逡巡未有以對又曰當爲汝告報之之方毋遊汝手毋惰汝躬克勤克敏以趨汝功迓天之祥歲用屢豊毋俾艱食致憂于公乃所以報恩也皆應曰諾又曰和汝室家睦汝隣比毋蹈匪義以干有司乃所以報 恩也皆應曰諾又曰 上

有教令毋貳汝聽　上有事役毋愛汝力不識不知惟　上命是隨乃所以報　恩也皆應曰諾於是衆莫不歡忻鼓舞而退按管下守令黜貪褒廉一境肅然明學校之政躬率而誘掖之島民始知有儒者事丕變獉狉之俗丙寅以同副承旨　召還是年秋洋夷陷江華特民不見兵者數百年猝聞寇警皆恟恟不自保　朝廷設巡撫營以公爲千摠領先鋒禦之　大院君親臨犒師公曰軍中以和爲貴願使諸將勿生歧貳共濟大事又曰楊根李掌令其之師也今將承　召而至山林讀書之士豈有目前奇策可以破賊者乎所奏恐不出治本二字乞勿歸迂遠優禮容之遂行軍容整肅所至招諭散民俾各安堵親製檄諭賊以大義奉常奉事韓聖根伏兵于文殊山城敗遁忽大霧賊不得追公夜登水踰峴設疑兵以誑賊賊放大砲飛

彈過頂光芒奪目衆皆失色公言笑自若至德浦相埋砲形便默禱
于江神忽見鼎足山城突兀天半如平生親友舉手相招問知其天
險可據喜曰此吾殲賊之地也乃率五百餘人各持二日糧乘船欲
渡中軍以大院君命致書使回軍公不從衆疑懼不欲渡公曰賊據
沁有日矣我軍尚未窺沁一步地何以歸面吾　君乃拔劍誓曰怯
兵雖十萬無用汝等皆去吾獨渡也衆乃渡入據山城僧徒迎告曰
昨有賊徒入城周視意甚樂飲酒而去意者其復來乎即夜部分諸
隊守堞使李濂伏東門金沂明伏南門天大明賊果至東南門伏發
自辰至未鏖戰賊酋鞭馬而前躍而墜有能東語者曰不可爲也遂
遁逐殺百餘人俱獲其兵仗我軍死傷者四人公枕屍而慟吮其創
血一軍爲之感動翌日江華城中賊亦退公入城撫慰士女歡呼塞

道軍不得前捷聞卽軍中超拜漢城左尹親校黃鍾浩書示口不言
平吳二字公笑頷之曰是吾意也遂上疏辭畧曰指揮節制受於主
將贊劃奮戰出於諸校臣不能殲滅醜類使一艘不返是臣之罪也
功於何有葢始出軍以和同調劑爲憂先見果有在而及功已成不
能無忮忌者然殊不知公心固淡如也軍還授副摠管遍歷摠戎鎭
撫御營禁衛諸營中軍己巳以左承旨兼司饔院副提調是歲冬出
爲黃海兵使壬申秩滿以軍民之情加任一年癸酉正月內移同義
禁六月擢拜御營大將陞資憲大夫知三軍府事差政府堂上尋知
訓鍊院事兼左捕將乙亥拜刑曹判書禁衛大將庚辰拜工曹判書
乙酉以梱帥臣父年七十陞資正憲丁亥除督鍊使以病遞自癸酉
內移以後爵位日隆官不離身然實無與於事晚年見時局日艱憂

形於色常願速死戊子十一月二十二日以疾卒于家壽七十三公嘗言我本寒士死後必用木綿衣殮之至是子弟從其治令己丑二月二十二日葬于果川南面富谷癸坐之原配貞夫人固城李氏郡守行儉之女貞淑有度御下治家規矩斬斬然無育取弟　贈參判勉洙之子柱顯爲嗣武科漢城左尹庶子柱謙前吏文學官柱顯三子長景煥今宣傳官次昇煥庶子最煥柱謙二男長晉煥次幼公天姿近道孝於親睦於族忠國愛　君出於至誠早逢賢師聞爲學之方卓然有以自立而爲祿養改業非其志也雖從事於獻韋之間動遵禮法恬謹自持及貴愈自謙抑終日獨坐手一卷書默識其疑質於儒生學者雖賤且少不拘焉望之若蕭然一寒士也至其執守有萬夫不拔之勇方其自通津入據鼎足也答其子左尹書曰吾決死

已久何必多言汝須勤讀書善養兩慈從位柱石寄衣且責其無書公答曰吾上馬忘家出城忘身所以無書也今將渡海誓不生還遂棄衣而起丙寅以後　國家多變士大夫多送眷鄉第者公獨不爲之動曰吾家受國厚恩不幸則闔門同死可也何以送爲爲將號令嚴明儒雅整暇有郤縠祭遵之風爲官以教化爲先未嘗違道干譽至爲民除害如救焚拯溺不爲勢屈不爲利誘其在黃州時有奉當路書來者謀侵富民公杖而逐之爲捕將有民訴其婦爲勢僧所奪公杖殺其二僧並毁僧寮武衛營親軍恃　恩橫恣公以御將頒其布一卒悉布有汙裂而投之公即收殺之此皆人所難行而公處之不疑後亦無事蓋至誠大公有足以孚於上下雖死者之家亦不敢怨也壬午之變亂軍打毁諸帥第至公所居前隊既入門乃覺驚曰

此梁大將宅也麾衆而退南里人至今道其事爲文章詞理贍暢雖尋常題判皆可傳誦常以祿之未逮學之未終爲沒身恨其祭李先生文曰坐於家貧親老不能堅苦卒業竟乃箕裘是襲奔走世故思得升斗之祿用代負米遂至久辭門墻而祿亦不逮其養進無裨補於國退失先人期望力不從心孤負先生之至意尚以存心行己不敢不自勉當官奉職不敢不盡心冀免大戾於是皆先生之賜也此可以見公平生之志也公未貴時梣溪尹公定鉉一見亟重之嘗與人書曰某吾之畏友也進善李公象秀布衣交也嘗曰吾獨信某之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二公世之篤論君子也皆卒先於公而推許如此蓋不待蓋棺而論定者也允素不識公丙子春日本兵船入江華要盟朝野憂懼公時任禁衛大將辟允爲從事郎往投謁公謂之曰

公知相屈之意乎若 國家有難欲與之同死也寇退又謂曰老夫不久於世身後文字之托願以累公允輒辭不敢然心感知遇未嘗一日忘于中矣癸巳秋自沔川謫所蒙還桑梓過都城南門外公之季子柱謙甫抱家狀來見曰吾先君捐館已六年于玆矣狀德之文未有修正曾有先君之遺意在焉惟公圖之允盥讀噓唏而復曰我公之德之功赫然塗人耳目不待狀而可傳於後世然公之平日出處言動無一不由本原中來其立奇勳保晚節亦本原中一事耳是以世之尚論者以公爲功不掩其德豈過語哉謹依原狀爲之撰次而歸之

諡狀一

從氏翠堂公諡狀

公姓金氏諱晩植字大卿初字器卿號翠堂清恩君諱益鼎第四子也妣貞夫人潘南朴氏已上世德具載清恩君墓銘　純祖甲午五月一日生公于楊根歸歟里與叔兄心研公學生而後半時故序居第四幼而凝重不好嬉戲若老成人同甸諸伴爭長較短公獨屏一處泊然若不聞者同伴呼為大樹將軍十九赴庠試二十六拔解辛酉中應製進士己巳中庭試文科遍歷三司庚午除龍岡縣令壬申除司僕正舍人檢詳戊寅除侍講院弼善五月以　哲仁王后國葬都監都廳陞通政拜同副承旨工曹參議八月充日本修信副使兼全權副官壬午復命除參議交涉通商事務充保定府問候官還拜大司成兼輔德陞嘉善除協辦交涉通商事務歷拜漢城右尹同義禁同春秋同經筵同中樞禮曹吏曹參判甲申陞資憲除知春秋充冬至兼謝恩

使乙酉復命歷拜諸曹判書知經筵春秋義禁府同成均 宗廟社稷提調大司憲左右參贊漢城判尹丙戌差全權大臣定法國和約戊子考試一所監試會試及慶科庭試己丑知敦寧分內醫提調庚寅加正憲階甲午夏除平安監司乙未以病遞還此是公履歷之大槩也甲申十月公奉使清之命未發而事變作時隣好已絕舉國驚懼廟議欲去邠一日 上召允植面諭曰此時 廟堂不可輕托遍察在朝之臣老成忠實無如卿兄卿宜以此意傳之且授一封書允植退與公開視則 玉手親書 宗廟提調金晚植七字也另書一行曰國事至此不可無緩急之計托卿以此任卿其欽哉欽哉後事得平和公亦出疆至中途上疏封還時閔泳翊遊覽清國路由兩西到灣府撲知公之在途清愼以封書極陳西道民情薦公以西藩之

任比公復命藩任之説喧藉而命不時下左右有為公謀忠者曰近來使臣復命皆有所獻之物公若隨俗藩任可圖也公曰吾持鞭而來無可獻之物且用舍在　聖簡何敢以賄求用乎竟不聽開國五百三年甲午之夏六月清兵據平壤被日兵所圍内外斷絶道路不通公於是時被關西按察之命親戚知舊皆為公危之公慨然登途畧無難色前至黄州阻兵不得進寓于正方山城署兩極備資粮且之困苦難名而自西來者傳聞不一物情洶懼繦褓從行之人舉多托故辭去者公皆夷然聽之至八月清師敗退日兵據平壤兵燹之餘人民逃竄殆盡公以一馬一僕來赴於蕩殘之餘營壁之間遺骸狼藉街巷之際鬼燐閃爍鷄犬不聞人烟夐絶公命殘卒遺民收骼掩胔燒滌汙穢拊循招徠流散者稍稍還集而見其家屋殘破滿目

愁慘又無修葺之方舉欲散去公誠心慰撫且捐其廩俸招募工匠葺其破戶補其壞壁民始感喜還者日衆時日本陸軍大將山縣有朋駐兵城內將進攻遼瀋軍械資粮無慮數百萬荷委地方官以運輸之事公與其將官約定雇金廣募人夫牛馬且飭沿路郡邑挽到信地嚴禁叩留雇金之弊民皆爭輸而無沉滯之患錢貨流通西民稍蘇日陣通譯及使喚者皆東萊釜山之莠民也籍其勢力流毒民間且種種滋事於彼我之間幾至失和公命執其最甚者三人數其罪而囚之一城人心惶㤼若將有不測禍變至有荷擔而去者日陣譯差絡繹來嚇以妨害軍事墮損交誼公笑答曰若不誅此輩則兩國交誼無以得全貴陣威信亦隳矣竟命戮於市日將亦無言民心大悅於是激濁揚清剔弊補漏守令牒報及吏民言事苟利於民無

不立從亂後全省復得蘇完寔公之力也在任一年以勞瘁得風痺
證昇還京第自是閉門調痾凡有除拜皆不能就職光武五年辛丑
正月初六日考終于京城齋洞第壽僅六十七是年正月二十五日
葬于楊州加五里艮坐之原配楊州趙氏縣監有淳之女右相忠正
公秉世之妹也先公三十七年甲子卒后配恩津宋氏柱成之女俱
無育取族人忠植之子裕章爲嗣官至度支主事早歿生一男一女
並幼公頎然豐皙音吐洪亮望之儼然若不可狎卽之談笑樂易和
氣滿室性寬厚而能容物雖被呵斥人無怨者公兄弟五人伯氏出
奉忠翼公祀仲叔季氏皆有英材篤行而不幸早世清恩公及夫人
高年在堂公獨侍側洞洞屬屬左右服勤年至五十未嘗析產而居
官俸所得悉納庭闈無一私貯必稟承親志然後用之公與心硏公

同時生而事之極其敬愛如溫公之於伯康疾病藥餌必躬自執勞及卒公慟甚曰人以兄弟之喪謂之割半吾直喪吾已矣從子裕平早孤靡托公撫養之恩若已出己卯丁憂服闋後始携眷入京供職而鄉中大小家一應調度皆自京辦送壬甲以後時局大變在朝者皆得黨派之目公無所偏倚訾議獨不及焉嘗再使清國一使日本常以清儉率下外國珍玩之物一不買入故所居硏几蕭然不變寒素之舊與人言披露心肝得其歡心然却憂深思遠宴居常有不怡之色自日本還謂從子裕定曰吾觀日本之政治修明紀綱振肅尚武鍊兵有蒸蒸日上之勢與其官憲造次談話必勸我以絕清自主之事我若善用其機則國之幸福不然將來之憂未可旣也臨終憂念國事申申如囈言而終不及家事嗚呼賢哉允植於公少一年而

自幼聯衾而寢同卧而學科甲次第官宦履歷畧相先後中年以後常在患難之中公知時事之不可爲未嘗以身試驗故禍患不及於身允植冥行擿埴招人訾謗公常哀而戒之曰君似遇而實不遇事必無成宜存猿亭之戒（崔猿亭詩云孤舟宜早泊風浪夜應多蓋知士禍之將作也）允植深服其言而不能早泊嗚呼負公多矣公卽世後十年尚未有狀德之文顧今年輩耆宿凋謝殆盡知公之深莫如允植不敢以同堂之嫌掩其懿德謹摭其事實撰次如右告于太常氏

遺事八

家中舊聞（辛丑○不肖早孤未諳家中故事今謫居海島五六年老死無日追憶幼時所聞於長老若干事錄置篋中以示後承六世以上載於世乘及國史故不錄曾祖以下 贈職皆追書也）

五世祖考繕工副正 贈吏曹參判府君少孤多依伯姊靈城君朴

公文秀之夫人及長樂善好賢居官清白屢典州郡所至皆有聲績立石頌之與欒泉漢湖兩先生爲道義之交始終無替命其二子往學焉今有欒泉書牘數十本藏于家

高祖考高靈縣監府君與其弟瑞興公受業于欒泉漢湖之門長頎然白晳疎眉德性渾厚而內實剛方莅高靈時有奸猾吏犯巨逋府君按之斃於杖下其子五人皆凶悍走入京鳴寃蹕路聲稱濫殺時

英廟最重濫殺之法將置府君極典舉家惶怖莫知所爲參奉府君以血書籲寃卒得減死定配于康津郡

曾祖考贈奎章閣提學府君孝友樂易風致豪爽當高靈府君對簿之時事將不測府君欲以血書籲寃積瘁之餘割數指並無血號泣罔措有僕春成者從傍進曰小人之血獨不可用乎揎袖割腕血

下盈梡遂蘸筆書原情上之竟蒙減死康津定配之典府君亦陪往
焉時家計傍落初以白川郡有薄庄舉家就食既又移寓于結城縣
蓋依曾祖妣李氏親庭也府君不以家事爲念常侍謫所不離左右
高靈府君悶其幽鬱時命遊覽海山遂縱觀頭流月出之勝所至詩
草盈箱及解配陪還而久苦風霜又傷於瘴霧竟不得壽嗚呼痛哉
府君下世之日其僕春成號痛嘔血而死所乘馬亦不食自斃自是
每值府君忌辰別設酒食于廊廡又置草料于廄祭僕馬終王考府
君之世府君號陶陶軒有陶陶軒集若干卷陶陶軒遊覽錄若干卷
藏于家
王考　贈大提學府君性耿介仁恕少負經世之才雖居窮處約常
懷利物之心讀書不求文彩惟義理所在秉執不撓夢梧相公濮重

之嘗入對 正廟上問他日有誰可以擔負義理者公對曰在朝惟沈煥之在野惟金某其其人也 上曰吾稔知金某之可用然未識其文學何如耳遂命製進三禮圖䟦府君承命製進 上覽畢以御筆攛改數處命還藏于家自是大有登庸之意每出科令輒屬意於府君一日府君入場聞御題先漏遂懷卷不呈而退一日又入場有親知來密告曰今日之科非君則我府君遂讓之而出如是凡三次竟不中科雖身在布韋而名震一世為時人所忌退居于豆湖之四宜亭湖上有讀書堂舊日翰林賜暇讀書處也內多秘府書籍一日堂失火府君督村人先搬書籍移於他所 上聞報大驚曰堂不足惜奈書籍何既而曰彼有救書之人非所慮也命掖隸馳馬往探及回奏果然其受知之深如此及 正廟賓天府君因廢科不赴絕意榮

進並謝交遊辛丑時事大變府君出其所著文字及往復書翰盡付於炎闔家待變而竟得無事者以府君不登朝籍且晚年韜晦之故也然自是兩世五六十年爲當路者所陰錮門户寂寞與遇禍家實無異焉時繼祖妣李氏在堂又與孀姑弟妹同居一室家無隔宿之粮而食指衆多所需衣粮及婚喪大事皆仰於府君府君竭力撐擋不至乏事處心均平調劑酸醎不有私財先人後己家衆無不悅服忘其貧窶之爲病也居家百度井井有條理推至里中事務凡府君所經手皆有成規立湖民以販柴爲業每當船泊時負者駢塡互相擠捱多致鬪傷府君爲之立規使依次搬柴至今遵行謂之四宜亭節目府君最重宗法宗孫及婦雖服盡必行袒免之服時歸川大宗外庭孤弱戚里有得罪於名義者欲與宗孫爲婚以掩其累以 上

命敦迫門長使之主婚舉家惶懼莫敢異議至有慫恿勸成者府君獨昌言拒絕竟破其婚後以府君第二子清恩君入後大宗辛巳秋沴疾大行府君以火酒及牛肉能勝沴氣家釀火酒買牛宰之分饋村人多得濟活而府君以是疾終痛矣痛矣雙女者祖妣黃氏婢也性質直忠於所事祖妣少時被家內尊黨所忌讒鬪而幽之冷房絕其飲食家人莫敢救獨雙女涕泣誓死百方救護潛買餅餌納之囱隙諸如此類甚多祖妣之獲濟則雙女之力也至年老而向上罙篤語先考兄弟必爾汝之每及當時事輒嗚咽不已年六十餘歿祖考爲給衣衾板材而厚葬之命先考兄弟備奠往祭之以酬其恩

先考　贈大提學府君性仁孝事親以誠不見於色祖考素患積氣房冷則肆府君手持一索入山拾松葉包裹以歸朝夕親燒房使溫

清得中一日大雪尺餘夜深不歸家人四出尋覓老婢雙女年六十餘匍匐上山每遇巖石稍凸處輒號哭披雪曰我家郎君在此乎鷄鳴雪止府君自巖間擔柴一擔而歸聞者莫不感歎府君丁家運之極否咨禍之餘家貧如洗又連值九年大歉殆不自支者數矣而猶不懈於奉先之節每得飯米與先妣盥手導擇而藏之以供祭祀府君常以乏嗣爲憂晚年始生不肖至五六歲府君手書尚書禹貢篇孟子觳觫章及周興嗣千字文授之皆能上口府君甚喜之常謂弟清息府君曰吾家香火之托只有此兒江村貿貿不可以養兒孫汝其率去與諸侄兒同塾讀書庶有成就之望遂壬寅春冬不肖護罷於天疊遭兩咨嗚呼痛哉癸卯春奉靈筵與二妹一婢（名吾穆）就依叔父母于歸川叔父母撫愛鞠育過於諸子三十年不離膝下幾忘孤

露之苦矣

貞敬夫人尹氏遺事

夫人尹氏坡平人石門先生諱鳳五之五世孫祖郡守庠一考學生栳妣南陽洪氏英燮之女父母俱有至行以孝稱於宗黨閒不幸蚤歿純祖甲午十一月初二日夫人生于京城西部盤松坊四歲而孤育于外祖母金氏性婉順與物無忤又善忍耐寒不覺衣飢不索哺蓋自幼天性然也十七歸于余余時在楊根清恩公第舅姑亦俱亡事叔舅姑如舅姑叔舅姑撫愛恩遇過於諸子婦族大母申夫人尤鍾愛之常曰得婦如尹氏女其家安有不昌者乎癸酉夏余攜眷入京家于壯洞毓祥宮傍八年食貧無戚戚之容庚辰余除順天將率眷赴任問債帳幾何曰無余曰雖然豈無用處遂以萬錢分給隣

里親知其清灑如此到郡不通干謁不納私饋清淨如在家時辛巳遞歸移居于諫洞之第余以領選使赴天津將有數年之阻夫人爽然不示悵別之色曰夫子有四方之志此行固其志也願努力王事無以妻孥為念壬午軍變訛言日起聲言奉使在外之家必不得免人多勸避夫人不為動曰我家無罪豈有玉石俱焚之理乎是年秋余隨軍東還患難之餘家衆團聚歡甚然夫人已得病羸瘁時事務冗繁食指猥多屋窄不能容買新屋于安國洞夫人堅不欲移曰此已足矣何以廣為既而為家衆所逼不得已移居常悒悒不怡癸未病劇 上問裕曾年紀於侍臣對曰二十二 上曰可以仕矣欲官之余欲慰病懷從容語及之夫人愀然不樂曰夫子既無功驟進兒又服官太早禍不遠矣何不惜福留餘地乎余為之悚然力辭得

免是年七月二十六日不起年僅五十葬于楊州月谷先塋下追
贈貞敬夫人生一男二女男裕曾後官至參書娶恩津宋氏參議綺
老之女繼娶德水張氏顯之女女長適南陽洪思弼文科侍讀次適
延安李教寧主事夫人三十以前直柔婉而已三十以後性却方嚴
剛正人不敢干以非義教子女御婢僕森整有法度不作不經之事
不受無名之餽不喜遊嬉不蓄玩好每婦女之會言笑啞啞道人疵
黃夫人手執一片絮褎然若無聞也嘗以不逮舅姑爲至恨移孝於
奉先之節極其誠敬族親婢僕輩或有夤緣干囑者雖小事必嚴辭
斥之曰此非婦人之所可與也親黨有被人論劾罷官者夫人但傷
歎而不怨劾者其持心公正如此世俗嫁女裝送甚盛又以衣裳酒
食饋遺相續至鬻田產以博其舅家之歡夫人獨深非之曰女自有

夫家父母私恩不可數得豈可終身爲婿家之役乎嘗值其生日子婦之親家依俗例盛備酒席而進之夫人麾之勿令入門曰此非吾家之規但使新婦孝順吾心卽安何必效俗例乎性不信鬼神禨祥之事嘗夜坐有嘯于庭廡之間者傍人皆懼夫人曰安有鬼耶審聽之乃微笑曰鬼亦能嘯乎鷄登塒而鳴犬嗥如人人皆以爲不祥夫人曰此鷄狗之病於人何有哉後亦無驗其子女亦習於聞見斥巫覡戒遊蕩恥干囑絶忮求隨遇安貧不慕人之富貴皆夫人之敎也壬午東援諸將聞夫人之風莫不賢之及沒周馥玉山吳長慶筱軒及其幕友張謇季直等皆有輓聯袁世凱慰庭爲之述行錄

家藏參書遺事 己酉

金裕曾字景魯淸風人中樞院議長允植之子也母尹夫人嘗夢異

獸如熊羆入懷而寤娠　哲宗壬戌十二月二十七日生于楊根歸川之天雲樓從祖清恩府君撫其頂曰此吾家千里駒也遂命小字曰千駒幼而樸鈍其命名與字蓋取曾子之魯也號曰改齋亦不肖者改而及之意也及長識解明達秉執堅確平生少許可不妄交遊先行後言貞信自守儕友皆敬而愛之性不誑隨疾惡如讐人有過面責不少假貸然不向人揚之故人無憾意壬申隨余入京學于壯洞私塾十六歲丁丑委禽于懷德宋參議綺老之門庚辰隨余往順天任所辛巳余以領選使赴天津兒守諫洞新第自是專幹家務持身儉約處事周密婢僕皆凜遵其規其婦宋氏亦賢孝家人咸宜之壬午余東還所帶機務處職務殷繁非徒家事無可顧之暇又兼沁營親軍之務文簿堆積無以領畧兒從傍究閱悉得其要領每有疑

詢輒爲之條陳補余不逮將吏之能否皆默識之遇有任使取决於
兒各適其宜後任兵判廣留時亦然　太皇帝常俯詢兒名于侍臣
欲官之時尹夫人臥病在床余爲道其事欲慰病心夫人愀然不樂
曰兒年尚幼何以服官且夫君既無功驟進兒又早官非家門之福
余感其言力辭寢其命癸未秋丁尹夫人憂自是連服齊衰三年而
降朞者三實具三年之體者再憂患連綿疹禍荐疊兒素有積氣勞
瘁備至遂成痼疾丁亥夏余以罪謫居沔川自是父子睽離者前後
二十餘年家素清貧又無官業徒以制節謹度堅忍耐苦家衆賴以
得濟謫居不至絶粮甘旨時物隨便相續宗黨婚喪隨力捐助亦未
嘗向人說貧雖家人亦不知其不堪之憂也庚寅余自靈塔移寓於
山下花井里兒携婦來會（時前娶宋氏已亡今來會者繼娶張氏也）數年離居之餘家眷

復團聚兒爲之治第蒔花種蔬釀酒蓄果時邀耆老詩伴登山臨水以慰余心甲午夏京中時事大變余以外務督辦兼任沁留承 召赴闕擧家還京是年兒始筮仕拜翊衛司洗馬陞副率侍直翊贊時國事艱危憂虞溢目如在刀山釖水之間父子退公常相對憂歎乙未臘月時局又大變政府顚覆余免官屛處郊外日夕待變兒亦出爲 永陵參奉辭遞光武丁酉冬臺章復發禍幾不測幸蒙減死恩譴濟州流終身之典兒爲之俶裝辦費奔走殫竭從兄翠堂公歎曰丁酉山詩云獨有一子孝眞此兒之謂也自是父子又分張居濟州五年智島七年之間京鄕調度益寠乏兒竭力撑擋節衣貶食烝嘗無闕其間又喪其婦張氏及幼子沁得與德室母子家眷又一空矣每從郵便付書家中細事及時毛纖悉無遺聯篇累牘瞭如目擊

其筆札工妙辭意明晰雖倉黃急遽中無潦草之跡道遠不能數來每歲十月趁余生朝必自京來會觴酒炙肉與賓客共樂之每值天寒風高歸期甚迫余促令回程輒遲遲不能決拖至四五十日依依不忍舍去也癸卯春有一姻戚自日本遊歷歸留宿於家有人誣告與國事犯相通滯囚監獄驗之無實猶閱六箇月始放方入獄時內外不通人皆危之兒動止如常無一語自明獄吏皆敬重之不敢侮虐是年冬來省于智島余握手悲喜曰不圖復見汝面也未幾急電自京來到以乙未舊案禍機復張滿朝聲討朝夕將有拿命或有後命未可知也兒惶怖相守不欲去余謂曰去矣無恐也人言太不稱情非眞有欲殺之心意者其間有蹺蹊乎既而風波果息至隆熙元年丁未夏余蒙宥還京城翼洞之第父子復得相聚兒喜謂人曰吾

亦有奉晨昏之日雖死無恨內部大臣任善準素重兒才辟爲內部書記官兼文書課長戊申任君遷度支又辟爲秘書官兒久病咳喘瘦削日甚猶力疾視事時百度更張案牘甚繁兒綜理微密事無遺滯是年六月余奉使日本八月復命兒猶課日仕進至冬病轉深不能振作益屢年積瘁憂勞仍成肺病醫士安商浩診之曰肺蟲已生無藥可治連用本國醫方以補元氣奈本源已削藥不能救己酉春病篤貼身床褥昏昏厭人長女洪室聞其弟病來視之兒回顧曰姊來乎喜動顏色自是令其姊日夜撫摩曰我心甚安獨不見季姊也竟於是年三月二十六日辰時不起得年僅四十八將死之夕余問立後事兒曰鳳壽（後改麒壽）可翌日馳書告訃于從侄裕定天安財務署任所得其回答遂以裕定之次子鳳壽爲嗣是年四月初三日葬于

楊州之平卯先塋前娶　贈淑夫人恩津宋氏繼娶　贈淑夫人德水張氏俱已先亡各窆于月谷先塋至是改葬合窆于平卯無子惟張氏有二女尚幼嗚呼痛哉惜哉兒骨格森聳動止不苟人以爲有壽相謹愼持重寡言笑居家肅然妻妾不敢褻兒女不敢仰視平生畏約愁懾然不形於色處之夷然性正直無私不喜面諛陰陽巫祝巉貌危言之人望之而色沮不敢逞辯爲人謀忠必有終始治家規模井井尤善於保守余離家多年意謂家中舊物殆無存者及還見書籍器服一如數十年前出門時雖敝笥缺壺皆有簿記藏之卧病垂死口不能言猶處理家事纖毫不淆自傷先死貽累於父戚戚然動于顏色屢發歔欷嗚呼大命在卽而猶顧戀老父豈不傷哉嘗隨從叔翠堂公西遊天津及還人問東局事答曰曩吾亦謂天津武備

足以禦侮今觀之徒費財耳雖有利器無可用之人與無器何異哉人曰我國何如曰我國素無武備今之患不在武備患無信耳無信無備何以爲國吾不知税駕之所也其後東洋禍敗皆如其言凡事熟慮而後行可行而後言所相識者有疑事多來取質曰與跂君論事鮮有敗失爲文不修篇章條理明鬯切近適當筆摸顏魯公爭位帖字畫典雅而未嘗爲人揮灑又無收拾之兒孫故身後遺蹟蕩然無存余使家人搨取楹聯壁帖若干字及所書詩軸書札各若干幅載之於帖又聚知舊相愛者及當世能文之士輓誄哀辭追悼之作別爲一帖屬麒壽藏之嗚呼吾兒生遭險釁伶俜困苦不能展其志業寥寥不朽之資乃止於斯豈不哀哉卒哭之夜耿耿無寐陳跡森羅不忍泯沒燈下胡草畧述其生長時事嗚呼父而譽子乃癡人之

事吾眞癡人乎哉蓋亦不得已也

趙忠定公寵熙逸事 庚戌

國家失治五十年忠臣志士憂憤時事欲揮戈挽日投木塡海功緒未就急名先加騈首就戮莫能自明上下曖昧忠逆倒置世人亦莫知其端此有識之士所以叩心推胷歎息而痛恨者也如故忠定公趙寵熙功緒可謂就矣挽日塡海之志可謂遂矣奈之何忠勳未彰奇禍先罹抱寃九泉之下無一人如朱勃之追訟者豈不可恨哉粵在乙酉春奸細輩矯命締約密請保護於某國滔天之禍迫在朝夕而擧國瞢然不知並不知保護之有何等關係文武恬戲㗂㗂相樂公以微末部官慨然發憤發其機秘之謀擣其陰私之窟明張聲討以喚醒一世之耳目於是有約各國無不知之或飛電來訊或派艦

據要海內爲之譁然而情狀撇露奸謀遂沮是時余在統理衙門聲明各國自今交涉外國非有本衙門調印認以無效蓋自是宵小不得售奸而怨毒於公亦深矣嗚呼公以一身爲犧牲保有國家數十年自主之權其卓節偉功如彼章章而竟爲奸細罩中傷身名俱滅使後之人不知曲突徙薪之爲上功豈不重可傷哉余目擊當時事今年老垂死不忍終默畧記所見書付公任令農相重應君以示公之子孫

祭文 共二十四 錄十九

祭鳳棲先生文 己未

嗚呼哀哉先生處世一何厄也夫道有興廢時有盛衰倡之於已廢之後易救之於將廢之日難已廢之後懲艾已久人心思善如有一

言之倡人之歸之如水就下此正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日也將廢之日始侮已久人心思新雖有一言之救人皆揶揄望望而去適足以驅之而已此正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日也先生處將廢之日懷迮救之志慰譬誘掖人不入其彀激昂奮發人不從其後孳孳矻矻四十餘年顧影獨立誰與爲伍其所以腐心膓費唇舌而苦不知止者乃欲拯救於陷溺耳何期反以此見笑於人而適足爲驅之之資耶嗚呼痛哉某年冬北山下諸益夜會於安坐室小子亦參其末焉及歸秉燭先後出門先生送之至戶凝望良久歎曰嗟乎吾獨不得如是耶此言蓋悶近日學者之無朋也今先生已沒而向日夜會之人又落落而不易合矣嗚呼哀哉先生之靈其在與否未可知也先生之心耿然不滅千萬世之後如有得聖人之道而傳于世者先生

亦必欣豫於冥冥矣嗚呼痛哉

祭從氏心研公文 丙寅

維歲次丙寅六月某日從弟允植謹操文哭奠于先從氏心研公之靈几曰嗚呼哀哉自兄卽世轉輾沉思究兄所以不得其壽者追恨無窮兄何不賦性忍戾悖贊裨親貪鄙自好而不顧人之言至于年老氣衰輔之以衆子孫而門戶既成乃能勉强下性反得良善之目世之人多有如此者使兄若是吾輩晚年湛樂不猶愈於良朋友乎兄何不縱其聰明惰其精力言未必信行未必修使父母不足愛也兄弟不足敬也朋友不足信也婢僕不足慕也生而憒憒不足爲有無沒而泯泯不足潑惜也乎兄何不捨其氷蘗混其泥醩殺廉毀防飾其衣馬以衒於當世市交之門庶幾幸沾一鉄否則或有知世間

有其人者猶愈於寂寞良已乎嗚呼自兄得病嘗小心攝養凡害於病者不敢涉也擇坐而徐行計匙而飯調氣而眠喜怒不極其情口不近嚼切之物者四年盛夏閉戶不敢受風者殆將十年備嘗人之所不堪之苦而卒不免短促以逝嗚呼兄何不早馳騖於聲色酒食之塲恣情究欲以盡人世之可樂耶嗚呼仲氏歿而兄病添季氏歿而兄病劇兄何為徒慕至人之養生而不能學至人之曠達理遣耶嗚呼使兄忍戾必壽憒憒必壽冒廉必壽恣縱必壽曠達必壽有此五必壽而兄不學為者以有天賦之美不自能變而天又不助成其美摧而殘之抑又何哉兄之不有此五者君子之所不恨而弟獨恨之身孤而望切情至而辭苦望切而意難窮辭苦而無所裁嗚呼六月徂暑炎風始發幄帷飄揚啓戶咿憂我適自南亦既踰月庶幾執

手勞苦敘闊邈無聞知陳辭何為死者長逝生者長悲嗚呼痛哉尚饗

祭金雪巢子鶴遠文 丁卯

嗚呼雪巢子常欲得死所而死矣而今乃死於牖下乎吾於今之世得彷彿乎古之人者惟公而已公今果係古之人也嗚呼惜哉雪巢子吾始與公結識於星山方其才富氣鋭爭名鬭藝於刻燭之場與人言不相下翹翹自好吾以為科目中人也及乎旅食漢師余從兄學海公延致家塾盡出其所藏書籍恣其探搜日夜孜孜殆忘寢食凡一閱者終身不忘下筆頃刻易數十紙於詩文尤推東國先輩以為氣力敦厚此盛世之作也明季以來中州作者非不淘洗精新觀其趣亦衰世也捨此而從彼者不亦惑乎吾於是以公為博學能文

之士也既而介余遊於稷下俞先生之門與俞門諸益相友講討四
子之書公於是書所嘗日夕誦肄者也獨未試其踐履之工耳自是
粹然以爲己爲歸不復以他事嬰其心焉吾於是以公爲學問之士
也及夫焚黨廢舉歸家養親足不及城闉者殆十餘年至性篤行聞
於鄉里以暇日授徒必先教其爲人之方學者爭奮焉隣宰有疲軟
曠職而不能去者得公一言而解紱壬戌春嶺湖閒民擾煽起人無
賢愚皆不得免焉公獨晏然不爲之動曉譬隣里隣里亦恃公以安
乙丑夏有皇廟撤額之命公聞之痛哭自嶺至湖爲文以祭于華陽
書院題詩八截于洞門辭皆悽愴危激見者莫不吐舌焉嗚呼吾每
見世之人言行相近者百無一焉獨察公之所爲其行常在言先言
而無實者恥之若撻之於市故其行綽然而不苟皦然而可復如公

者豈可謂今世之人乎哉吾於是以公爲古之人也嗚呼吾與公地隔三省山川間之歲一有便每致手書規勉忠厚良至雖未能萬一副其言然於吾心常切敬畏如在左右而偲偲切切焉而今以後要不可得聞矣嗚呼哀哉雪巢子學吾可勉惟子之博識吾可及惟子之卓志吾可勵惟子之確董生稱孝老死貧窮叔度汪汪不聞其終人以地晦青雲莫附伯道無嗣抑又何故塋廬未撤城隅先崩其人如玉在彼中陵善不可勸惡不可懲公蹟可傳誰復記載我以文哭庶見其鑒嗚呼痛哉

祭族大母淑夫人申氏文

嗚呼小子鮮民之幸生者也昔我先王母下世後三十有二年而小子生生八歲而遂失怙恃癸卯春歸于我仲父隨二姊從一婢苴杖

而入門羸悴零丁貌不似人大母一見而憐之置之諸孫之列自是撫養如一恩意備至而小子亦得日夕承歡怡怡融融渾然忘其孤露之苦也及至長而有室有子未嘗不喜動于色曰汝家將興矣又曰汝宜速興汝家吾安得見汝之成立也小子有疾病行役輒致憂勞夜不能寐推是念也至於妻孥亦皆曲施慈覆無所不至往往出於諸孫若諸孫婦之右雖婢僕輩竊相異之然亦帖然無間語也嗚呼承受是恩將何以仰報惟有暗祝無疆之壽而已天不鑑誠遽有今日大母之享年爲八旬有四而小子之得侍膝下爲二十有五年則小子於此夫何慊何恨之有但歲月既多受恩彌深使小子念祖父母父母之恩懐然而若忘念大母之恩淪肌浹髓雖欲忘之不可得也嗚呼大母自入我大宗之後扶危興衰功德至著也至若庇養

小子豈足以增其懿德哉雖然此實人人之所難爲而人人之所難得者也夫人人之所難爲者大母既施之於小子矣人人之所難得者以小子之鮮民無祿而得之於大母抑又何福耶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尚饗

祭武壯公吳長慶文 甲申

光緒十年六月二十日朝鮮某官某等謹具菲薄之奠哭告于故建威將軍廣東水師提督筱軒吳公之靈曰嗚呼哀哉惟公河嶽鍾氣江淮知名結髮從戎忠孝揚聲虎臣蹻蹻爲國干城儒雅征虜老成營平維歲壬午東藩告警變起肘腋遂及宮省積醞乃發恣睢悍獷爲梟爲獍謂時可逞臣民扣胷吞聲咽哽毋曰高高天子明聖乃眷東顧命公往撫不可長亂不可極武公承皇諭仗其鉞斧登舟誓師

淵淵其鼓朝發罡罘夕次馬浦韎韋蹌蹌大旆央央薄言震擊鋤其
强梁殲魁釋從慘陰舒陽士女歡呼觀者如墻謂公殺我公視如傷
繄彼忠原瞿褕潛光遣師迎鑾萬民所望悲喜蹈舞我冠我裳公留
在都恃而無恐勵操冰蘗厚施薄奉民懷其德士戢其勇扶我欹器
居然用鞏亢吾二三硃硃無似謬蒙知獎屢陪燕喜勗以道義勉以
綱紀憂我國事若恫在已無狃暫安天命難恃慄息不忘言猶在耳
自公赴津日望其回移節駐金如嬰失懷四月維夏公有書來我在
金州與朝為隣呼應相通視昔加親奉書閱月凶音遠臻孰謂此言
轉眄成陳昊天不吊奪我偉人我　王切怛羣公廷紳耆老氏庶莫
不沾巾彼頑餘孽同聲咨歎漢水朝海滔滔不還顧瞻大局靡所底
安東城之隅遺躅所在此都人士公之所愛相率拜奠舉酒以酹靈

其來歆庶聞謦咳

祭子婦孺人恩津宋氏文 己丑

歲在己丑之六月二十日甲午亡子婦凶音自京來雲養老舅時在謫所含哀未洩粵三日丙申收拾驚魂綴送數行文字使子裕曾替告于其婦孺人恩津宋氏之靈曰嗚呼哀哉嗚呼惜哉柔婉之性清淑之質孝順之行宜獲厚報而反致夭折此非汝之故也一則由吾之獲戾神明使汝罹其餘殃也一則由吾之福量淺尠致汝孝養不盡也我方自悼何暇悲汝嗚呼哀哉汝自歸姑以來依依若孩提之靡恃視余如父余亦視汝如女舅婦之間以恩掩義然洞屬之誠亦不少弛此人之所難行也丁亥夏南遷時人謂朝夕當有賜環之命余亦不欲以少別示眷戀之色臨行匆匆出門不再顧嗚呼孰知一

別三年仍成千古之訣耶嗚呼哀哉汝之歸寧旣久得病又半年矣汝之兩闈憂念之餘方日夜盼望好音今得斯報當何以爲懷呱呱兩稚不識母面雖幸而得長寧不爲終天之恨乎累代宗祧時節烝嘗誰與之承奉接待賓客給使奴僕雖爲之料理吾家素貧正賴賢婦以拄持今焉一朝如失楫之舟茫然不知涯岸惟一父一子落落相望此豈可堪乎哉嗚呼哀哉以汝之德性不免無子而夭天理不可諶也然吾兒他日幸有室而有子則可繼汝後勿以此爲悲也聞汝將歸葬于月谷山下此是吾家世葬之鄉也若泉臺有知汝從汝姑晨昏承歡於吾父母之側安知泉下之樂不減世間乎汝以此言歸白汝姑吾亦非久住於世者也相見匪久曷足深悵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祭沈河陽定澤文庚寅

庚寅某月日故友沈君止仲沒于河陽任所返魂于龍山舊第余在謫中聞之悲不能已作祭文一通畧述其平生與夫吾兩人相與之情使家兒裕曾操文代奠于靈几而告之曰嗚呼止仲邦國之彥筠心松韻玉琢金鍊學襲家庭望重士友律身清苦處心忠厚樂道人善志存推轂面折人過義切攻玉屛妓山寺習去搏虎題詩湏樓筆凌鸚鵡布衣抵掌勢忘卿相正言諤諤其氣行行郊舍荒寒左右圖經編摩禮書先志克成宗生垂老得郡如斗報國庇氏惟此籍手賑飢活青斅文化蜀治規井井爲一省則才優用小年又不假彼驥服鹽頓于中野昔歲丙戌余遭人言待罪龍山大觀是隣大觀沈君所居亭名君攜襆被潛于郎署朝聞抑直夕必來顧揚古扢今其樂繩繩風雨囱

燈鷄鳴不已子謂余迂妄嬰世故余謂子戇太明好惡子之耿介而處塗泥子之骫骳不合韋脂黙聰棄智宜返純嘿潦到皁官焉知非福子佩南符余竄洒州不見芝宇倏更四秋我罪當死命如一絲君軆尙康壽考可期柰何使我遽先哭君哭君何處天涯停雲

祭李青陽春沼澗翼文辛卯

嗚呼春沼古之良士今之完人公之事親老而孺慕不有其身公之交友久而愈敬以輔其仁人皆求進奔走闒闔公獨逡廵慾浪彌天滔滔滅性公獨抱眞棄官如屣懷歸如渴發於吟呻公在館洞時嘗得重病幾不起病中作田家樂十首以示欲歸之意昔歲癸甲我直閟宮與公爲鄰擕酒論文促膝談心無夕無晨自墜塵網解擕分隔垂二十春嘉陵清幽碩人之軸望之難親我竄南服一見公書摩挲弄玩謂公尙健後會有期訃車忽

臻嗚呼如公何處得來肫肫其仁謙虛其衷賦命其樸樂易且淳今世之人始欲自好鮮不緇磷維公處世始終無缺惜不逢辰泉臺之下樂予無知生獨悲辛宿草不哭我懷何堪萬事已隷緘辭替告山川邃邃有淚如紳

祭朴錫用兩文

維歲次辛卯十一月辛酉朔二十一日辛巳內舅累人金允植馳使公州屬坪基李甥秉珪撰文替告于亡甥朴子相之靈曰嗚呼哀哉嗚呼痛哉汝之生何其窮哉孩提失怙不識父顏養于偏母之手辛勤鞠育俾有今日而貧困病瘁流寓漂泊計四十三年之中終未得一日啓齒亦未有一事可以自慰者而又竟不免於夭耶夫今世之賦命險蹇莫如余甚而汝又更甚於余何其窮哉汝生于楊根之

歸川始生之朝有鴻鴈數百來集于田余謂汝他日羽儀之兆名以識之及長沉靜而有守簡淡而不苟識解筆札不後於人意以為在邦必達庶符鴻集之應竟不獲一命而死使異兆美質泯然無徵天理其可諶乎辛巳秋余有天津之役汝實隨行左右服勞迨壬午東還同行之人各以其勞多被提拔獨不及於汝吾非不欲為汝丐恩而以汝行誼聞望自當平敘以進不必苟且為欲速之計故遲之耳孰知一年之間事機倏變禍起同堂遂坐為枳廢之人豈非命耶嗚呼寄寓他鄉窮迫無聊老母病妻弱子室女所望者惟汝一身而今宛其死矣誰將養老誰將救病誰將教子誰將嫁女若冥漠無知一去而不顧則已矣如或有知必迴遑躑躅掩抑而不忍去也嗚呼哀哉吾既老且僇廢不能出門汝則貧病難以致身相見固未易然自

吾南竄以後汝三來見吾是知生者猶有會面之日自今以後不可復見汝面矣嗚呼豈不痛哉尚饗

祭俞林川旁居鎭一文 壬辰

維年月日累弟某以名在囚籍不能越境而弔謹具酒果替送曾兒哭告于故林川郡守旁居俞公之靈曰嗚呼哀哉公昔家京弱冠結識徵會文酒接武場屋翹翹後進待公定價轟轟談笑風流傾座浮沉宦途我西公南萍散梗泛歲月侵尋天憫我輩衰暮久離故湊奇緣于海之湄公之寓唐我適竄沔亦有石雲其室則近惟此三人雖非骨肉窮途相顧義重恩篤靈塔兀兀禪室幽幽門開蔣逕以邀羊求良辰赴約畫如師律自戊至壬歲常六七或驢或輿或信或宿或彈或歌或吟或噱皓髮映松烏藤披草酒半顏酡意氣還少仰攀絕

壁俯濯幽泉惟公最健衆推地仙人世幾何倏如電驚期保歲寒以娛餘齡小春之席丁寧留期不冬則春興來披衣積雪巖扃有枰叩扉不見公書乃見公訃舉室驚呼蒼黃失步獨有衰翁彈淚長嘯南望元坪馳書相弔書來同情愈增悲歎我不悲公悲我無伴誰起余慵誰慰余獨譬彼鼎鐺先缺一足蓮峯之側嵋山之嶺如聞屐聲如見笠影嗚呼已矣勝事不再蒼蒼櫟月千古永晦我係累因不能匍匐操文具酒送兒替哭公靈不遠庶聞我言慰若平生歆此一尊嗚呼痛哉尚饗

祭黃紫泉文 癸巳

嗚呼哀哉公與我托契僅七年耳從玆以前五十年間公不知有我我不知有公向使我不係南遷之行遂係永世不相識之人矣又豈

有今日之悲乎夫何逢少壯之時去繁華之區衰年相遭於荒寒之野寂寞之濱一唱一和樂而忘憂若將一日不能相捨者然今又翩然作異途矣其未識也爲五十年行路之人其旣遇也七年之間容光聲氣未嘗一日不接其已別也又作千萬世不可復見之人是何離合之恍惚無端耶嗚呼逢短而別長歡少而悲多自古皆然夫何足云吾將求諸四海之內復得如公者而與之友豈無伯喈典型可與共飮者惟燈前評詩酒後抵掌終未能忘情于公矣每於昔日文酒之會社中諸人俱到而必先問黃紫泉來否如云不來則滿座爲之不樂必邀致乃已其風流弘長老而彌篤於此可見他日社會獨不見公將於何處相邀乎嗚呼哀哉萬事已矣多佛之山松柏鬱鬱是公平日所占之幽宅也公旣長往高卧春秋霜露之交孝子慈

孫之享雖非先兆可以安魄庶乎無餘憾矣若遇風清月明鳥啼花落之時能不思故人一盃酒乎公於此亦必不能忘情也爲我問兪兮居泉臺之下有何樂事攜手同歸使我社伴悵悵而獨悲乎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積城研史萬翼文甲午

維甲午二月愚弟金允植聞李兄之訃衰老且病山川間之不能匍匐洩哀撥數行文字替送家兒裕曾以是年三月干支謹具酒果告于故積城縣監研史李公之靈曰嗚呼哀哉我之不見兄几幾年所矣比聞兄衰憊已甚不如曩時然吾眼中猶想其儀容頎然而晳渥然而丹風采神情爽爽然昔日雲嶽飲泉北郭嘗櫻之時矣嗚呼但見垂老之面不見旣老之容風波契闊遠作千古此恨可窮乎哉嗚

嗚呼哀哉卑謙以自牧忠厚以與人兄之襟懷也御家以勤儉居官以清白兄之素規也平日羣居退然若無能蒞事剛毅不爲勢要所奪兄之執守也進無求庇退無怨色志不忘乎溝壑兄之雅操也古之所謂危行言遜不辱其身不羞其親者兄眞其人也孰知今之世居官行己尚能持士大夫之風範有如吾兄者乎嗚呼生不見用死不見稱非兄之疚乃識者之憂也至如瑣瑣之誼區區之情又何足道也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尚饗

祭甥姪氷庫別提李容珪文丁酉

建陽二年歲次丁酉三月壬子內舅金允植銜哀抒情遥替哭告于故氷庫別提李甥孺南之靈曰嗚呼痛哉吾得汝書纔隔宿耳病困倩寫辭意惻愴末有手書十數字以慰余心字畫顚欹形如塗鴉徐

以察之似是絕筆而戀戀告訣之意也余執書反覆悲歎曰吾甥宜至是耶默禱神明猶冀萬一之回棹矣翌日凶音踵至嗚呼此眞奄余已矣吾方罷廢荒郊老病垂盡風霜摧折肝膽枯落去死只一閒耳奈何一緣視息猶存忍見吾甥之死乎吾本宗子姪鮮少所恃者惟汝兄弟而知余愛余莫如汝溪以余之踈迂得汝之縝密弦韋相濟幸免大尤恩猶父子義同良友左右服勤隨事彌縫補余不逮者多矣迨今未死之前望助猶切奈何舍我而遽逝乎嗚呼惜哉惟汝孝友之行正直之性通敏之識御家莅官無適不宜求之於人家子弟罕見其儔幸於吾甥得之吾安得不愛之如金玉重之如球璧乎天生斯才不獲其用而遽加夭折吾又安得不痛之惜之肝摧而腸裂乎嗚呼哀哉西河之痛鴒原之悲孀婦孤兒號擗之狀森然在目

然吾不暇復道也惟吾所悲者即自悼其暮年無助而已茫茫苦海誰與共濟泄泄桑卧誰與同逝昔謝安羊曇舅甥知己也西州慟哭爲千古鍾情之語若使謝傅哭其甥又當作何等語耶嗚呼哀哉嗚呼痛哉自聞惡報胷塞氣短神荒手軟不堪泚筆而但念汝之精靈姑未遠若追此而不一攄余衷則九原杳杳將於何處得接其彷彿乎揮淚批攜拭眸强書付之便中囑汝兄弟一讀於靈几之前汝其知之也否嗚呼痛哉尚饗

祭三隱李承五尚書文 庚子

君升于朝蚤歲蜚英出鎮方岳入處銓衡余以駑才晚躡君後寒鴉威鳳非其匹偶自經乙丙同罹禍釁屏迹荒郊不敢相問丁酉南至騈首就獄命如湯鷄心隨雲鹿昊天孔仁特貰鈇鉞命投于濟長侶

魚鱉濵濤浩淼舟輪如駛顧眄失所京國迢遞舉碇木浦風潮撼擊狼籍嘔噦委身跳躑漢拿蒼蒼出沒雲間螺髻漸近如逢鄉山經冬監禁扃鑰綦嚴七囚共牢風流竹林島民猖狂揭竿為亂相攜宵征風雪瘃皸十日浦舍同衾交蹠地盡途窮天水一碧君憂見辱屢欲尋死我言有命不如靜俟事定還州對宇望衡杖屨源源相對忘形分甘共苦兼欣並感動必相須如鶼與蟨南城春眺龍淵秋泛余唱君和百篇不厭去秋家信事出非意杜門經歲憂悸成祟今夏白簡驚心怵魄病隨沉痼至秋轉劇孤燈耿耿傍無家人藥餌扶護幸賴諸賢脫棄纏縛倏然返真叩棺一慟萬事成陳凶信阻海家莫聞知旅櫬在寓行路涕洟君性謙畏不居人先以茲處世足以保身胡天不庇降此窮厄魂羇絕域名在罪籍茫茫九原遺恨莫雪我生良苦

隻鴈嘶咽逝欲隨君乘風歸去積水連空不知歸路操文來哭聊用紓哀精靈不遠庶歆一盃

祭從兄翠堂公文 辛丑

光武五年歲在辛丑正月十有二日先從兄翠堂先生凶音到濟州從弟謬人允植嗒焉若喪哭不能聲欲叙告訣之意而神遁思索不知所云閱月始以蕪辭送付家兒裕曾使之伏告于靈筵之前曰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弟與兄別倏已五年矣播越濤瀧經歷險苦蠻烟瘴雨之是冒皮服鳥音之與居絶域殊俗槩多目所未覩加以罪大如山命危如絲每聞駭浪拍天驚心怵魄戴盆望日鑠骨銷魂凡有所遇輒默默吞聲不敢向人一道獨思萬一幸得生還將剔燈煥酒爲兄細訴破涕成笑以慰暮年睽離之懷今焉已矣胷中之鬱無時

可吐北望一號天長海闊詎耶哭耶兄其知之耶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弟自九歲則與兄同被而眠同桌而食咿唔同岡遊戲同隊出入聯袂場屋對簽未嘗一日相離也及中大小科登進仕路十數年間資級履歷常相先後其平生出處之同如此幼而好尚或相鑿枘長而議論或相抵牾及出而與人交始覺人情之乖僻世路之艱險反以求諸門庭之內乃有道在是之歎於是前病盡消兄之所好弟亦好之弟之所惡兄亦惡之未言而先喻之未行而先信之雖在萬里之外用心如一昔蘇軾贈弟詩云吾從天下士莫如與子歡者正以此也其性情趨向之同又如此嗚呼吾同堂六人中年凋謝寄在陽界者惟兄與弟而已唯此兩人者出處性情無一不相符俱已老白首無他兄弟其所愛慕恐懼之心當何如哉庶欲晚景相保對床塤

篪以終餘年此吾兩人宿昔之願也奈之何命與願違離合無定弟自丁亥夏謫居沔陽至甲午秋宥還兄於是時出按關西之節乙未夏兄自箕營載病而還翌年春弟又負罪出郊至丁酉冬遂蒙長流濟州之命南門外悤悤拜辭竟成千古之別嗚呼尚忍言哉尚忍言哉曩日聚首之歡固不敢復望但得一瞻病顏握手一訣弟豈有餘恨哉嗚呼慟矣吾兄內剛外和德器渾成在家無子弟之過處世無疵纇之摘篤於天倫不事修飾風彩峻整意量休休早負公輔之望而蹉跎晚暮疾病沈淹竟未得大用於時此弟之所私心慨恨者也聞方屬纊時言不及私諄諄惟以國事為憂苟非平日忠愛之積素養之正焉能臨終不亂如是也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吾兄弟離鄉已三十年矣故宅蕭條後嗣孤弱吾兄常以此為念今章侄龜孫年齒

漸長尚能不廢耕讀修祭祀守典籍又聞賢婦入門有宜家之譽自此宗祧有托庶可無遺憾於地下矣嗚呼弟至今夜夢常在天雲樓中每依依若少日景光巖花拂扃山鳥嚶嚶與諸兄弟定省北堂退而修業相與談討歡笑其樂融融也覺來未嘗不惘然如失嗚呼今人倫至樂盡在泉臺顧此白首煢煢不死者獨何為哉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尚饗

祭姊丈道軒李公文 乙巳

維兄珪璋雅望冰蘗其介詩禮青氊文章絺繪謙虛若無端方豈弟壼儀祇肅門闌和藹由科目中出塵埃外兒孫承訓棗官如縱東山家宴香社耆會與人同樂非公忘世常戀終南睠顧出沸老益自勵堂署萬悔昔公委禽弟纔髫齔提攜辟咡屢蒙嘉誨弟今白首公亦

台背剪燭花井恍若夢寐湖海一別倏逾十載每讀手翰如聞謦咳何遽凶音來墜海溢驚定而慟有淚沾袂位不滿德人爲公慨區區軒冕於公何貴嗟今之世人盡僕隷衣冠塗炭風雨晦盲公於是時飄然長逝去此苦海乘彼雲際神兮洋洋左右玉陛逍遥快樂望之迢遞以茲想像疋慰我思蕪文雖拙公所謬愛一紙告訣千古永閟鑑茲衷情靈其不昧嗚呼哀哉尚饗

祭政府主事李甥東珪文 丁未

維光武十一年歲在丁未五月之吉內舅清風金允植遠在智島謫中不能臨哭聊掇數行文字轉寄郵便使三甥膺珪讀告于故政府主事賢甥李君之靈曰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君之辭世已經半載矣吾於病中聞君病篤繼接凶報呻吟之中神情恍惚若將與之同歸

於冥漠之鄉矣迨病間見凶報猶在案上撫而悲慟曰吾甥果逝矣
想墓草已長矣既不能攜手同歸又安得無一言告訣乎嗚呼人孰
無甥孰如吾甥之賢孝者乎惟君生為父母死為父母只知有父母
不知有一身者也無赫赫異衆之行故世皆不知惟上天知之君家
素清貧君自十歲已代父母之勞經理家務頗置田產酒肉藥餌克
盡忠養嘗為政府主事君以親老辭歸竭力致孝老而不懈積勞成
祟遂罹奇疾且無一子女可以自慰於晚景而惟以得偏親之歡心
為樂不知其他夫官爵不足以移其心子女不足以縈其懷非大孝
而能如是乎君晚年病益甚羸瘁不能自支猶力疾侍湯於先公易
簀之時練事既過始乃奄然歸眞隨侍泉臺既不貽戚於生前又不
曠省於地下君於事親之道可謂始終無憾矣夫生死非人之所能

爲也天也此非上天感君之孝而曲遂其願者乎吾故曰君生爲父母死爲父母只知有父母不知有一身世皆不知惟上天知之者非過語也嗚呼哀哉記昔乙巳之歲君生甫一朞每睡起不啼扶床而立嫣然孩笑姊氏指之曰此兒酷似乃舅週歲時及長迹其居家行誼乃舅不知也嗚呼痛哉君推愛父之心篤于兄弟推愛母之心爰及乃舅每念吾竄居瘴鄉欲一來見之而非徒病軀難强親年耄期不可暫離故不能遂意常以爲恨今旣飄然長逝矣魂氣無不之也庶幾不昧者靈來遊我傍乎嗚呼痛哉尚饗

祭長子裕曾文 辛亥

年月日父告于長子故度支部書記官裕曾曰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吾之不見汝面已三年矣汝長徃之日吾知其必無幸矣而恐傷汝

心不忍問後事汝亦自知不久而恐傷吾懷不忍作怛化之色父子千古之別竟無一言告訣此豈情理之所宜哉三年之間無日不鬱悒于中每欲爲文一哭而又不忍下語擲筆而太息者屢矣今莚几將撤祔食先人之廟廟中非淺哀之地未可以慼我先人茲因祥祭一抒余衷汝其知之乎嗚呼痛矣汝之生也先仲大人撫其頂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命名曰千駒及其長也先從氏翠堂公謂余曰君之一子勝於他人百男非徒後日門户之托爲世道亦有厚望焉家內父兄之期望如此其大且遠也其死也知舊奔問會葬于山下者車百餘兩返虞之日傾朝迎吊于東門之外莫不咨嗟歎惜可見其平日操履聞望見重於一世也然余則於汝未嘗示以許可之色加以奬詡之辭今焉啁爲之至恩遽絶舐犢之癡情畢露吾尚何嫌而掩

汝之善乎嗚呼哀哉嗚呼痛哉汝爲吾子四十八年艱難憂患疾病死喪之苦人之所不能堪而汝皆當之慘慄悲楚之事愁懾畏約之情無日不魂銷骨鑠雖使理遣之達人處之不能無怨尤之意乃汝則隨遇安分毫無見乎辭色之間此尤人情之所大難也吾家素清貧吾又漂泊湖海數十年京鄉百口接濟無術汝獨居中調度彌縫闕乏節食貶衣樂善好施族親誦其仁朋友仗其忠尤善於保守先業雖甚貧窮而弊廬薄田祭器書籍無一典賣亦無一損失經紀綜密排置停當推其用心處事自家而國原無二致若施於有政必有猷爲之可觀而屈沈困阨無所展拓只見於家政之一斑豈不可惜乎嗚呼痛矣吾性本坦易常失於疎汝持重堅確造次不輕動人或嫌其濡滯而鮮有敗事吾於人每多平恕寬緩而不迫雖知其非不

能面斥汝疾惡如讐不能降心相從故其賢者愛之不肖者怨之吾與汝性情規模雖有弦韋之殊而亦相濟以成今焉無相濟之道如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嗚呼痛矣嗚呼痛矣今之人生丁不辰處猜忌之世立危疑之地若少不謹愼動觸禍網亡身圮族者不可勝數且近世人家子弟放蕩無檢自誤而誤人喪名破家者亦不可勝數汝處今之世交今之人而能免此二患者以其確乎有守見理不惑雖時態百變千萬人中常知有我屹然如砥柱之立於頹波故能不罹於禍也嗚呼豈不難哉痛矣痛矣向吾以身後事付托有人無所掛念今焉後死之托擔在吾身衰耗日甚精爽若浮臨一小事如墮烟霧每於料檢書籍之際汝之簿記筆蹟往往觸目不覺惘然久之自言自語于心曰吾家亦有此幹蠱之子而今安在哉嗚呼冤哉汝

死之翌日以裕定之子麒壽立爲汝後此是至近血屬與汝親生無異兒又醇謹孝敬方與裕問同赴普興學校孫女貞壽姊妹同學于淑明學校並有成就之望貞壽去秋践前日之約嫁于三隱之孫李道珪甚得舅家之愛也若假我數年究兒少輩婚嫁便可浩然長歸從汝于先人之側矣汝之詩詞書牘吾已收拾若干裝成帖子知舊輓誄亦裝一冊並付麒孫藏之嗚呼汝寄世之跡止此而已寧不痛哉吾不幸早孤未伸一日之養而汝之養我者爲四十八年之久於吾福分過矣又何憾焉但汝之平生枳廢困苦坎壈非汝之罪職由吾之餘殃累及於汝竟至心血枯竭肺病成痼不盡天年吾雖老耄寘頑能不痛恨于心乎嗚呼痛矣嗚呼痛矣吾與汝平日所憂者非國家事乎今焉國事無可憂之地而汝不及見汝之死爲不幸耶吾

之生爲幸耶又安知非生者不幸而死者幸耶嗚呼哀哉尚饗

雲養集第十四卷終